



似水流年

2020 年刊



主编

陈沫璇

副主编

侯亚婷

李信子

肖亦聪

文编

范星怡

顾佑珺

李天乐

叶庭瑄

李湘渝

施启迪

厉景晨

蔡霖东

麻皓涵

张雨田

陈仕皓

孙贝妮

美编

陈芷茵

薛宏嘉

潘皓月

孟靖蕊

欧阳宇轩

目錄

封面故事

對話

訪談－疫情之下 文 / 范星怡 1

感悟

民智 文 / 一塵 4

沒有風的日子 文 / 肖亦聰 5

重複 文 / 一塵 7

生活的碎片 文 / 一塵 8

觀察

高高在上的觀察指向更深的漩渦
文 / 周卓瑞 9

缺少的真實，從留學生的污名化說起
文 / 尕西 11

只是一場流感，生活還是要繼續
文 / 蔡霖東 13

鑑賞

疑似玉人來 文 / 施啟迪 15

《那不勒斯》讀書筆記 文 / 傻人 19

攝影

攝影鑑賞·途記 24

文苑

落井下石－許吉如 文 / 王萊 29

英格蘭小鎮時光 文 / krisi 31

夜窺破鏡 文 / 風逝 33

關係與感受－我與肚皮舞
文 / 施佳璇 35

故事接龍

你的故事 A 38

你的故事 B 39

你的故事 C 42

访谈 · 疫情之下

採訪者、訪談資料整理與翻譯：范星怡

新型冠狀病毒 2020 年在全球範圍內的爆發，可以說是一次國際災難，而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民眾，也因為所在社會環境和疫情嚴重程度的差異，有著不同的體驗與感受。在此次訪談中，我們邀請了來自中國武漢、法國斯特拉斯堡（法國東北部城市）、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及巴西米拉斯吉拉斯州的四位受訪者，帶我們走近國內外疫情之下，社會中普通人真實的所見、所聞、所感。

此次訪談針對疫情期間地方疫情現狀、民眾態度和政府措施三個維度進行，並在訪談的結尾，邀請了採訪對象分享因疫情而萌發的感受或思考。訪談與線上進行。



採訪時間：2020 年 4 月 20 日

受訪者介紹：（受訪者信息經過本人同意公開）

受訪者一

中國武漢公民 22 歲

（疫情期間於武漢居住）

受訪者二

法國公民 Thomas Veillon 23 歲

（疫情期間於法國居住）

受訪者三

香港特別行政區公民 Johnson Chong

（疫情期間於香港居住）

受訪者四

巴西公民 Mirian

（疫情期間於巴西居住）

1. 所在地區當前疫情現狀

情況是否開始好轉？對當地居民的造成了怎樣的影響？

武漢：現在來說的話，武漢的疫情已經基本上穩定了，只有很少的散發病例和一些無症狀感染者。作為全球最先爆發的地區，武漢的情況相較最初已經好轉許多。同時，市民的生活也逐漸恢復正常。雖然很多比如餐廳之類的門店還沒有開門，但是城市裡日常生活必需的服務都恢復正常，無疫情社區也都可以通過掃碼出入。

法國：最近法國確診病例的增長已經開始減緩。從2020年3月17日起，除了銷售生活必需品的商鋪（藥店，超市），其他公共場所全都停止營業，大多數人停工或是進行線上工作。除了購置食物、生活用品或是去照顧生活無法自理的老年人之外，市民不可以隨意出門。如果必須出門，需要填寫出行表，說明出行原因、離家時間、居住地址等。如果無故出行，將被罰款135歐元。

香港：我覺得相對其他地區，香港的情況不是很嚴重，感覺疫情已經緩和，但當然仍須注意。因為外地的情況嚴重，所以仍有不確定性。大部分公司正實施線上工作，學校都改為網上教學。受影響較大的是餐廳，因為政府實施了臨時措施，規定每桌不能多於4人，桌與桌之間必須有不少於1.5米的距離，餐廳也只能招待平日一半數量的客人。雖然規定不能多於4人聚集，但在街上還是有多於4人的群組。週末時公園、商場、郊外也有很多人。

巴西：新型冠狀病毒因為二月初的狂歡節開始在巴西蔓延，目前的死亡率已經達到6.8%。現在只有十分嚴重的病例才能去醫院得到檢測及治療，數據顯示每100萬巴西人中只有296人接受了檢測，而這個數據在德國達到21,000。許多人對疫情的影響一無所知，尤其是貧困地區的居民；同時許多州的衛生系統已經崩潰。在社會不平等現象較嚴重的城市，社會底層的工人被迫工作維生。

2. 針對疫情市民的態度

大家是否重視此次疫情爆發？疫情期間的行為有何改變？

武漢：總體來說，大家還是非常重視這次疫情的。當病例數逐漸增多之後，大家基本上也都比較自覺地待在家裡，並且現在也儘量減少出門次數。不過，也有一部分人有點過度緊張，比如看到人之後就很害怕，或者提到要出門或者提到醫院就特別特別害怕的情況。

法國：市民總體上對此次限行令持嚴肅態度，外出時會戴口罩，有時會帶手套。而且令人驚訝的是，法國人這次很尊重限行令的頒布，也沒有盲目囤積食物，大家都會自覺保持社交距離。

香港：總結來說是重視的，初期時甚至有過度緊張的情況出現，可能是因為2003年非典型肺炎的緣故。大部分人都戴上了口罩，公眾地方也增設了體溫檢測儀。因為大家在疫情的初期都很緊張，所以有搶購物資的情況出現。到三月和四月時則放鬆了，有很多人在非必要的情況下出門。

巴西：人們的教育程度、社會地位以及收入決定了他們是否重視此次疫情。70%的巴西人教育程度欠缺，所以不能科學地理解此次疫情情況；同時社會上有很多假新聞，蒙蔽真相。如今在街上，多數人會戴口罩，但是民眾隔離率因為總統博爾索納羅對復工的鼓勵，從疫情爆發最初的72%滑落

至42%。

3. 針對政府處理情況市民的態度

市民是否支持政府頒布的措施？大家認為政府是否做到透明公開？

武漢：雖然這次疫情防控措施給大家的生活帶來了一些不便，但是，從最後疫情防控的結果，以及現在全球疫情爆發的形勢來看，大家對這次政府措施總體來說還是持支持態度的。畢竟，在如此人口眾多的國家能這麼短時間控制住疫情屬實不易。



至於疫情資料，由於剛開始疫情爆發得比較突然，特別是在武漢，所以可能存在檢測試劑不足等客觀原因導致的資料不準確。但是，我們相信疫情中後期的資料以及最後的總體資料還是準確的。而且現在政府正在做疫情資料的校正，大家也相信政府最後會公開最終準確的資料。

法國：大家都很聽從政府的指揮，遵守政府所制定的規則，一些人抱怨政府政策頒布不夠及時，應該在爆發有端倪之時就採取措施。我認為法國政府在處理疫情爆發時做法是得當的，他們盡了最大的努力支持與幫助民眾。可是不論怎樣，在這段艱難的時期，社會上還是有一些人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憤怒情緒。法國政府自始至終沒有在任何方面試圖隱瞞民眾，包括疫情的危險性；當局勢更加嚴峻的時候，政府沒有埋怨任何人，大家也看到政府幫助民眾的努力。

香港：由於社會對政府的信任度低，對政府的措施很多都不支持。從一開始的隔離營選址，到近期的限聚令，都是如此。但是入境人數、確診人數等數據都是公開的。

巴西：大多數巴西人認為政府應該更加重視此次疫情並採取更加嚴格的措施，批評政府沒有考慮到貧窮群體和小企業擁有者。疫情爆發期間，政府沒有關閉國境，照常舉辦狂歡節。同時，大家認為政府並沒有透明披露病例信息和檢測試劑的不足，官方數字似乎遠好過真實情況，而且有專家指出，真實病例可能是目前披露數字的 8-15 倍。

4. 疫情之下所想所感

武漢：作為醫務人員的孩子，個人認為對於該疾病的認識較為客觀。希望大家不要過度緊張，做好個人防護，比如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風，同時保證好的休息、飲食和心態，自身的免疫力強了自然也就不容易感染生病。而這些其實是在我們平時生活中就要做好的，特別是到了冬、春季呼吸道傳染病高發的時期，更應該注意這些。同時希望這次疫情能儘快結束，讓我可以回到香港多轉轉，然後見一見以後不知道還能見多少次的朋友們。也希望大家能保持身心健康，每天開心。

法國：人們對來自其他國家的幫助心懷感激，也十分感謝那些在疫情爆發之時仍在工作的人們。和大家分享一個發生在法國的小插曲：人們最近在展開對藥物羟基氯喹（與阿奇黴素相關）的大型討論；一位法國醫生 Didier Raoult 在其發表的研究中稱此藥物有效治療手段。該言論引發社會熱烈討論，有人稱他為科學家，亦有人稱他為騙子藝術家。疫情中的藥物問題大概是在每個國家都爭議頗豐的議題之一。

香港：我希望疫情能夠早日結束。雖然疫情本身是負面的，也同時是給大家一個反省和思考的機會。究竟生命中什麼才是最重要的？我們日常覺得很要緊的事，真的是這麼重要嗎？疫情過後，我們可以有怎樣的改變？

巴西：這段日子學校的課程全部取消了，因為許多學生家中沒有網絡，不能在線上課。我很擔心身邊的巴西人，因為高達 60% 的巴西市民的生活環境難以達到國家衛生標準。我知道這是暫時的，但是不確定什麼時候疫情會結束，我希望最終一切可以好起來。

後記

疫情之下，雖然大家生活在世界的不同角落，卻都經歷著相似的焦慮與恐懼，也在共同期盼著疫情的結束和正常生活的開始。希望這次訪談，能讓大家了解到疫情期間不同地區人們的生活和思想狀態。當今全世界的人類正被前所未有地聯結在一起，相信在所有人類共同的愛與努力下，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地球可以持續在太陽系閃耀。





文 / 一尘

记得 李银河的一句话，“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你跪着看他”，话有讽刺，对“伟人”，对“伟人”的膜拜者，还有煽动膜拜之风的人。在这三者中，一方控制，一方支持，一方维护控制、维系支持，以致平衡。这当然不是一种健康的关系，因为缺乏应有的平等与由上对下的尊重。即便是真的伟人，也不可能永远正确，在其犯错的时候，听命的人应有提出异议或拒不受命的自由；退一万步讲，就算道理是对的，听者也未必爱听。那种常随教诲出现的，居高临下、自命不凡的态度，最易引起本可避免的抵触和龃龉，何况很多时候，这种态度实在是无根无据呢。

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听闻了一些言论。这些话语，大致属于一个主题：“开民智”；在这一主题下边，又常常有四个内容：如今存在什么问题，对这问题的某种看法有何不妥，我们应当如何看，又该如何做。发表这些言论的人，平心而论，并不缺乏才智和见识，说的道理也不无中肯之处，只是口吻令人生厌。民智不开，或者未至完满，是该予以解决的事情，只是对于此事，大家都有各自的想法，没人承认自己拖了民智的后腿，那些为开民智做了努力与尝试的人也各有各的方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说话，才有更多的人愿意听。

不是说想以天下为己任，就可以把天下之任占为己有，别人的意见和想法就失掉了道理，并且大家都要按你所说所想来行事。这样做的人，和李银河笔下让别人跪着看他的“伟人”又有何异呢？更何况，在我的观察里，不少意见家的意见，只有一种观点，那就是某种看法有何不妥。至于这种看法所针对的问题，并不关心；对这看法反映出的认知上的错误或缺陷，也无解决和改进的方案。这种观点不但局限，

而且容易产生反效果，尤其当它与高高在上的口吻相结合。这些自诩做开民智之事，而其实贡献无多的人，是否想过他们也是“民”，他们的认识也是“民智”的一部分，而也应当被督促进步呢？

其实，他们也并不了解民智。在契诃夫的小说《我的一生》里，主人公和新婚的妻子玛霞，怀着为农民办学校的愿望，从城里搬到乡下，却因乡下人的不信任和不配合而屡屡碰壁，于是玛霞逐渐变得愤怒而怨恨，同行的医师也满腹牢骚，可是“我”，也就是主人公，却“跟农民们处熟，越来越跟他们相好了”，只因为“我”发觉，“他们大多数是神经质的、爱生气的、受尽侮辱的人”，虽然“想象力已经被扑灭”，“愚昧无知”，“见识贫乏而模糊”，然而“不会算计”。“这些人狡猾，然而跟鸟那样只把头藏在树后面”；“他们不肯为二十个卢布而上您这儿来割草，可是您只要肯出半桶酒，他们就来了，其实二十个卢布可以买四桶酒哩”。“他们也确实肮脏，酗酒，愚蠢，骗人，不过尽管这样，人却觉得一般说来农民生活是立足在一个坚固健康的核心上的。不管农民赶犁走着的样子多么像是一头笨拙的野兽，也不管农民怎样用白酒灌醉自己，可是人只要走进前去细细一看，就会感到农民有一种不可缺少的、很重大的东西，而比方说玛霞和医师就恰好缺少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契诃夫写道，就是“公正”和“真理”。

契诃夫的意思很明白：唯有理解和尊重农民们朴素的道理，才好教给他们更多更新的道理，像玛霞和医生一样，认为农民不开化，从而看轻他们的人，其实并不懂得农民的道理，自己的道理也不对路子。有了理解，才能有尊重，有了尊重，才可能有有效的沟通。



一 月

的湖湘大地本就難尋晴天，整日都被一張灰色的網籠罩著。風不分晝夜地敲打著老舊的玻璃窗，順從的鐵窗框也消磨著木制凹槽。窗外的老樹安然度過了五十個冬天，今年表面的沈穩底下卻暗流著一股不確定的焦慮。

生活中的一切沒有被連根拔起，也只因是屋外的風尚存的一點憐憫。

因此，當我在那天早上睜開眼睛瞥到映在枕頭邊的樹葉影子時，便放下了滿滿當當的日程走出家門。翻箱倒櫃找出口罩，像是從太空站進入減壓艙的宇航員一般激動難耐卻又小心翼翼地擁抱陌生感，踏進空蕩刺骨的樓梯間，三步並兩步跑出了公寓大門。

公寓外是小區裏的一條水泥路，在路的另一頭是一堵石頭牆。小時候的許多夏日午後，曾倚靠著石牆嚼著冰棍，蟬鳴陣陣也不覺聒噪。牆上有許多裂縫，據說是被風吹了二十年的結果。“風吹過，就像被刀刮掉一樣。”十四年前的父親這樣解釋，十四年前的我不以為然。今年冬天，我卻實實在在地聽到了風的低吼，看到了那刀子結結實實地在這牆上嗜血。

但在今天，光暈將裂縫遮掩，染上了一層金黃的石牆不再拒人千里之外。我站在公寓門口，將口罩下沿微微網上翻折，呼吸久違的新鮮空氣。閉上眼睛，恍惚間仿佛可以聽到蟬鳴，看到透過樹葉縫隙映在泥地上的艷陽碎片，還有那街角冰棍店門口掛著的風鈴。

睜開眼睛，氣溫依然不高，蟬鳴、風鈴都像是被吸入漩渦般離我而去。

所幸仍有陽光。不再浪費時間，我又邁開了腳步，走上了街頭。

上一次走上街道已經是一個月之前了。即使這段時間蝸居家中，看著這空蕩蕩的街頭也大抵想象得出它被無孔不入的風接管時的樣貌：樓房就像是山洞內豎立的鐘乳石，風穿過間隙，席卷水泥路，將上個秋天的落葉拿起又拋棄，簡直就是《指環王》裏被人類拋棄、交由貪婪而兇狠的獸人駐紮的空城。

但是今天卻是晴天。

即使再悲觀的人也不得不承認，今天的陽光格外和煦。天是藍色不是黑色，雲是白的而非灰的。街上散落的不是磚塊，而是沒被掃淨的落葉。街邊的建築依然整齊，樹木雖然光禿禿的，但沒有一根被連根拔起。恐怖的是我的想象，而非現實。支離破碎的城市和現在我身處的嶽陽之間的反差，讓我感到一陣脫離現實的感覺。

我想到了那風，那呼嘯而過，拍打著玻璃，挑釁著五十年老樹，似乎要將房屋周圍的一切連根拔起的如刀子般的寒風。當我在書桌前工作，抑或在床上舒緩神經時，窗戶振動的聲音總能撥動我腦中的某根弦，讓我禁不住想象窗外的黑暗中進行著怎樣的抗爭。每一天我都用工作來麻痹自己，亦或是大音量放音樂，不去聽那聲音。然而，每晚睡覺前關上燈，我的理智又總是告訴我，屋裏此刻的黑暗與

窗外的黑暗並無二致。窗外有一盞破舊的路燈，偶爾會正常工作。那時，門外大樹零星的幾片樹葉的影子會被投射在天花板上，隨著窗戶的震動有規律擺動。不禁會想起洛夫克拉夫特。在他的作品中，人類的恐懼來源於未知，正如我在屋內，而風在屋外。

但是今天卻是晴天。

我走到了城市公園的湖邊。每一次回老家，我都會光臨這片和洞庭湖連接著的湖。在一個月前，風還沒有那麼猖狂的時候，每天我都會繞著這片湖慢跑。那時也是陰天，氣溫每天都在下降，湖面上經常出現一片霧氣。再加上遊人稀稀落落，我時常感覺是圍著冥界的湖跑步。有時遇見一只小狗，都會駐足停留，希望著這一次相遇能多產生那麼一點點的交集。在之後，起風了，我便沒再來過這裏了。

但是今天的湖面卻是波光粼粼，那份令人顫栗的氣息也連同著薄霧消失了。氣溫仍然不高，但岸邊已經開始出現一兩個遊客了，也有牽著小狗遛彎的。我沿著湖岸走著，伸展著雙臂，隔著口罩大口吮吸著空氣，驚嘆於這景象的變化。想到了離這不到幾十公裏的洞庭湖，那片既是“陰風怒號，濁浪排空”，也可“上下天光，一碧萬頃”的湖泊，繼而慶幸自己正有幸享受著後者。蝸居家中的日子裏，也曾想象過這片湖的情景，腦中竟只有那片霧氣，和刺骨的寒風，全然忘記了陽光下這片湖泊的樣貌。我越過了四座拱橋，走過了所有的水泥路和石板路，數

完了路邊的所有柳樹，每一步都可能是踏著十多年前留下的腳印。這份帶著點陌生的熟悉感，和那陽光一道陪伴著我走完了全程。

當我回到小區時，繞路去看了一下窗外那棵五十年的老樹。我撫摸著樹幹上的粗糙，尋思著是否也是刀子一樣的風的傑作。樹幹依然筆直，樹葉卻已經掉落得差不多了，和我印象中夏日的枝繁葉茂相去甚遠。正惋惜的時候，擡頭卻見一只鳥落在了單調的樹枝上，大抵也是在享受難得的陽光吧。我心頭一驚，仿佛是在一片幹燥的泥土中瞥見一株剛發芽的墨綠，竟站在原地良久。

風沒有把所有的實體都帶走，我想象中的連根拔起卻也安然無恙。

晚上，我又坐在了桌前，補著本應白天完成的工作。

“咣當咣當”，玻璃又震動了起來，窗外已是一片漆黑。

我看了看窗外，便又埋頭工作，忍不住想象著當這陣寒風過去，下一次晴天時，門外的石牆、街頭的樹木和那公園的湖泊在陽光下的樣子。

當然，還有窗外老樹的那只鳥，是否能唱一首歌呢？





重复 “重复”这个词，本身就是一种重复。你看，重复确实是无处不在的，我在两句话里就可以把它重复四次。现在是五次。

我们需要重复，但也畏惧重复。不管是好的故事，还是坏的记忆，如果想记下来，或者想忘却掉，只能借助重复，或者逃避重复。逃避重复也是一种重复：只有先看到，才能假装看不到，当假装成了重复，就更无济于事，徒让所逃避的东西扎根在余光里而已。

人生也是重复。同样的地方，同样的人，同样的事，免不了要一次再一次地路过。年轻的时候，一切都新鲜，时间的流驶像是蜜糖的滴坠；老来渐无新鲜事，日子也就飞也似的逃走了。这是大势，也是必然，但是我们始终可以让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变得新鲜。有关于此，里尔克有一首小诗，《我过的生活》，写得是这样好：

“我过的生活，像在事物上面兜着 / 越来越大的圈子， / 也许我不能兜完最后的一圈， / 可我总要试试。”

没错的。圈子总是越兜越大，就算中心不变，见到的风景，兜转的速度和向心的引力也不同了；何况圆心也是会偏移的。也许转了一圈，又回到起点；也许永不会回到起点，永远走向更远。我们在如此多的事物上绕着圈子，也在如此多的彼此之间互相环绕，等到死去之后，是不是还会归于同一个更圆的圆？

里尔克不知道。也许他知道，但是狡猾地避而

不谈。在那首小诗的第二节，也是最后一节，里尔克这样写：“我绕着上帝，绕着上古的高塔 / 已兜了几千年之久； / 仍旧不知道：我是一只鹰，一阵暴风，还是一首伟大的歌。”（钱春绮译）

知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也许也并没有那么重要。只要知道：重复是生活的形式，也是生命的本质。没有重复，没有熟悉的过程，生命也就永远新鲜；但是，永远新鲜，也意味着永远陌生。我们需要熟悉感，需要规律中的可控，也需要更深的智慧，而要拥有这些，惟有通过重复。没有重复，也就没有生命。没有生动的重复，生命也就失去了生命力：行尸走肉。

“也许我不能兜完最后的一圈， / 可我总要试试。”生命是易朽的，但热情永不熄灭。这是萧伯纳的“火炬”，从一代人传到另一代人手里。

坐在马桶上的时候，我发现一只壁虎死在门后的角落。这是一只年幼的壁虎，身长不过食指的一节，蝌蚪颜色，蜷在灰尘中，旁边有一只同样很小的蛾子在爬动。蛾子绕完第五个圈的时候，我上完厕所，抽了一张纸，来给壁虎验尸。

验尸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词，因为我接下来的举止事实上算得上粗暴无礼，一如对于这些天里不绝于耳的遥远消息所持的态度。有人在角落里孤独地死去，就像这只壁虎。而我准备处理它的尸体，用两个步骤：捡起来，丢进马桶里冲走。

昨天我就看到了这只壁虎，小小的头朝着坐在马桶上的我，一动不动地待在角落里。但我未曾想到它在那时已经死了，或者正在死去。家里向来有些壁虎，遇到人的时候总是一动不动，等人走远，或者走近，才会倏地一下溜走，无声无息。其实壁虎也会叫的，虽然为什么而叫，什么时候叫，我从不清楚。我有一篇小学作文，《怪声之谜》，说的就是壁虎的声音，大概那时它们和我们一样，也刚刚迁入新居。我在这篇作文里塞下一些拙劣而彼此冲突的形容，使壁虎的声音真的成了一个谜，语文老师也草率地批复：“是真的吗？”

是真的，我知道，虽然我已很久没有再听过那样的声音。新居不再新了，我不再写壁虎的作文，而它们也有了子息。我不知道壁虎的家庭有多大，但是看过它们出巡的场景，看到大的领着小的，在人们吃饭，交谈和看电视的背景里，一言不发地经过地板和墙壁。

可是现在有一只壁虎死在角落。我想用纸把它包裹起来，初次尝试没能成功，只是让它的身体翻了个个。这下我知道它的肚皮是白色的，还知道它的趾爪会在死后缩在一起。我又试了一次——成功，只是有一种奇怪的触感，仿佛它正在挣扎——然后把它丢进马桶里，按下冲水开关。

这时我想起另外一个场景，是昨天拿快递的时候，在小区门口。从快递员电单车的后座上，落下一件包裹，当我走去把它捡起的时候，看见单车后座的许多快件并未被扎在一起。也许快递员曾为此有一根绳子，只是丢失之后，还不及替换；又或许他其实并不需要；——但我从他发觉包裹落下时困惑无措的表情，知道他在考虑别的事情。

他只来得及冲我点一点头，就又发动车子开了出去。我看着他微胖而臃肿的背影，和那些叠在一起的快递，就像看到一个人的背上，生活的碎片摞成一堆。平衡失却的时候，人的生活也就坍塌，像一只壁虎，在一个春季的某天来临之前，突然死在厕所的角落。



高高在上的指责导向更深漩涡

文 / 周卓瑞

前言：

同胞，原意为同父母所生的人，也用来指代来自同宗同源的群体。既为一家人，当矛盾出现时，我们第一反应是应当为思索如何将对方赶尽杀而绝殚精竭虑，还是尽全力找出一条让一家人化解矛盾，以后一起过日子的出路呢？毋需多言。

正文：

自一九年中开始的社会风波开始，科大内地生和本地生的隐性矛盾逐渐显露。而当矛盾激化时，我们都习惯于指责对方，或是指责对方“被洗脑”，或是指责对方“作奸犯科”。到最后往往发展成互扣帽子，甚至出现了“甲由”、“病毒”的代称。但是当对立的壁垒越堆越高，我们更有必要意识到，指责、嘲讽或仇恨，只会让一切愈演愈烈，对解决问题几无益处。只有当我们不再随意将手指指向他人，放下高高在上的骄傲，并捡回一视同仁、谦卑和共情的精神，我们才能真正地融化这同宗同源的两个群体中所隔阂的坚冰。

为什么指责，甚至乎纯理性的纠正与批判都很难有助于解决问题呢？因为不同的观点往往源于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但我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对方也会接纳自己的标准，而低估了对方坚守自身一套行事标准的惰性。当我们尝试指出对方错误时，往往习惯于从自己的思维模式出发，尝试让对方理解并接受自己的思维模式，从而让对方转变。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往往忽略了对方的思维方法。这种单方面、一厢情愿般的输出往往只会导向“思维模式的不兼容”，接着瘫痪了整个

谈话。

这种不兼容的冲突亦体现在笔者本学期谈判课中的一次谈判里。

笔者，小 A，小 B 三人相互商讨如何瓜分一笔资金。根据案例，衡量谈判好坏的评分标准只有各个人所争取到的资金多少，与其他无关。然而小 B 上来就跟小 A 画大饼，说自己的项目多么有前景，日后赚大钱了就把钱都分给小 A。小 A 很喜欢小 B 的提议，而见形势不妙，尝试跟小 A 解释“‘未来项目收益’在案例里面是虚构的，我们应当看重现有资金分配方案”的笔者，最后因为不吃小 B 画的饼，而被看重未来发展前景的小 A 和画大饼的小 B 联手抛弃。最后很吃小 B 大饼的小 A，心甘情愿地裁掉了自己 80% 的资金通通给小 B，开开心心地笑纳了“未来小 B 项目 80% 收入”的空头支票。

在这个例子中，笔者犯的最大错误是想当然地认为“既然案例里面白纸黑字写着只考虑现有资金分配，那么只要把道理讲明白，对方就不会吃这套大饼”。笔者当时应该意识到，要想说服小 A 做出正确的选择，应该从小 A 注重未来发展的价值体系中入手，给出一份未来发展前景更好的提议，这样的方案才更高效。而想改变小 A 认知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尝试，就算最后能成功，也耗时耗力。

就算白纸黑字的评价标准摆在一旁，从自己观点出发，改变他人价值立场的尝试都如此艰难。那在现实生活中，在价值真理都没有讨论完全的情况下，我们更遑论指责可以让对方改变并倾向我们自己的立场呢？



更何况，现如今的指责少见说理，更多是“义愤填膺”的批斗，乃至被愤怒冲昏头脑的谩骂诅咒，甚至乎脱离事实的诬陷中伤。可情绪高涨的指责往往只会让对方开启防御模式。这一攻一守，对立就起来了，但是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却开始无人问津。毕竟试想一下，被指着鼻子骂“你这个颠倒黑白，是非不分，无恶不作的大陆狗”的内地生，在听闻这些言语后第一反应会是反思自己评价对错标准的体系吗？不见得，其更可能的反应是反击道“给爷爪巴，你个臭傻*”。既然这边如此，那我们如何认为张口闭口一句“废青”后，另一边会去反思“私刑的危害”，“罔顾法治的负面后果”呢？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被各种攻击，责备，辱骂洗刷过后的群体，对互相产生了下意识的敌意与防范，乃再正常不过的反应。当对立越来越大，

矛盾越来越深，观点差别越来越明显时，我们再附上指责，甚至是攻击，岂不无异于抱薪救火？

相传耶稣曾跟众人嘱咐“也要爱你的敌人”。私以为这里的爱不是纵容外人为恶，而是用换位思考，找到一个为所有人着想的最优解。如果我们只顾仇恨我们的敌人，我们可能可以取得胜利，但这随之而来的戾气会否让我们的行事风格变成“逢异便敌，逢敌便灭”的骄横跋扈呢？更何况，在科大的语境中，我们面对的不是陌生人，是同胞。若是为了所有人的好，为了破冰，我们要不得高高在上的指责，因为它只会让一切更糟。我们更需要尝试弄明白他人的思维回路，多些共情，少些双标，多些自省，少些骄傲。这样我们才可能真的给出有益的建议，并且相互改进，寻得一条为所有人都好的出路，走出困局。

缺少的真实

从留学生污名化说起

文 / 尔西

2020 年的三月，经历了近两个月的封锁隔离后，随着春色到来的是逐渐乐观轻快的心情。人们开始回归正常的生活轨迹，疫情也不再成为每天唯一的焦点。然而其在海外的爆发，却将留学生群体引上风口浪尖，惹起一阵喧嚣。

疫情国内外情况的反转带起“回国潮”的逆流：回国票千金难求，机场入关排长队，留学生一词频频登上热搜

最开始进入公共视野的是两则回国隔离人员“坚持晨跑”和“要求喝矿泉水”的新闻。新闻一出迅速攀登头条，舆论也炸开了锅：“国内顾全大局自我隔离，医护人员不断的努力才使形式好转，为什么他们就可以不顾规定离家走动，还有底气挑三拣四？”前一则新闻中的跑步女子随后被公司迅速开除，注销居留许可。或许是大多数人能够妥当地控制与接受自己的生活条件，约束在公共场合和发声的行为，其所属的归国群体（指步入社会的工作人士）也没再在舆论场引起很大反响。而后者代表的留学生群体就没那么好运了——媒体尝到了这类新闻带来大流量的甜头，开始不断地对留学生的行为和公共发言进行宣扬报道与挖掘。“嫌弃隔离条件差”“斥责社区工作人员服务不周”，娇纵任性，自命不凡成了旁观者不假思索的评论；面对归国人士可能带来的传染性输入，增加各方人员的工作压力，人们对“留学生该不该回国”的话题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媒体的渲染，让本已被代表的留学生群体处境愈发艰难，舆论场上的质疑和谩骂更是占了主流。

越过甚嚣尘上的批评声浪，在仔细阅读报道和自述后，我们却能找到留学生们更真实的形象：担忧抱



怨机票买不到，“只想回家，不想添乱”，在突发状况下不知所措。媒体将其放大塑造成为自私自利富家子形象，大众给扣上不心系祖国的帽子，细细多看几

条——原来大家都只是和自己相似的普通人罢了。希望隔离时能有一张干净的床单这样基本的诉求，都能引起意见撕裂，此时的留学生群体已然被污名化，成为社会情绪的宣泄口；而在微博上发声渴望被理解的背后，是一个群体被围攻后迫不得已低微的诉求。

群众冷漠的态度，媒体渲染妖魔化，塑造假想敌来挑动内讧，在这冲动虚幻的流量泡沫背后是被伤害而久难以愈合的人心。这种对立并非首次，不久前的武汉人，还有我们更熟悉的，再之前的在港学生。



去年下半年局势动荡，媒体上港岛新闻不间断更新，在港学生的处境也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特殊节点上父母难掩担忧，好久没联系的同学发私信询问现状，与平日里不同的学校氛围让后半学期与众不同起来。未来发展，就业情况，择校动机……这些与港生相关的话题一时成为大众的谈资。在普通的探讨之外，却有人大唱哀调和发表更偏激的理论：制造就业恐慌，质疑去港校的动机，幸灾乐祸学生的处境。当投机、白眼狼、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等帽子一扣，在港内地生便成了众矢之的。发感谢声明被说态度暧昧，坐飞机回国被说千里投毒，在外处于弱势的两个群体面临着如出一辙的困境：在混乱的局势下被洪流裹挟着的留学生们不仅要应对学业生活平衡的难题，快速应对环境变化，还要因为“被代表”而遭受舆论的压力。这样极端的言论环境将社会人为地割裂分成对立面，情绪很容易在此类问题上放大而变得富有攻击性。事实是，热点可以迅速更换，发表言论的人可以轻快地离开，最终能够给予这些群体理解的却只有曾同样身处类似经历的，被伤害过的群体。

媒体失职导致的信息不对等，理性思考氛围的缺席，友善包容态度的湮没，让群体被污名化之风愈演愈烈。

或许我们更想明白的是这类现象背后的成因。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你是否或多或少有收到这样的询问——“听说你们学校（有人遭到歧视）……”“我看到新闻上说（无差别

攻击学生）……”。你可能就会回答“呃，是有吧，但我身边情况大多没那么夸张”。就算你的亲戚朋友会为你感到庆幸，这样的回答却可能不会让一些人满意。媒体渲染出格外失常的情况比当事人的讲述更能让人接受，流言的传播速度往往比澄清更火爆，网络上留学生处境艰难而备受歧视的刻板印象让人津津乐道。而当指出情况有所不同时，对你动机不纯的质疑便不绝于耳。大众对旁观矛盾冲突的极大兴趣让媒体得以以点带面，专挑饕餮食客喜爱的素材为其奉上大餐。而即使呈上完整食材，也不乏食客挑挑拣拣，只择自己喜爱的入口，甚至因为某部分不合心意而大发雷霆。即便是外界提供多角度，不同观点的信息，看客们更倾向于选择屏蔽它们，自然而然地把自己局限在某一特定观点中，进而与其他观点进行对抗。从媒体到观众自身，因为对流量的追逐、对不同想法的封闭、对真相丧失探求之心，封闭激进的舆论闭环便形成了。

随着病毒在世界急剧蔓延，社会停摆，不寻常的生活让舆论变得愈发尖锐。2020 还未过半便有好几个群体被中伤：武汉人，明星粉丝，留学生……正如前文所说，舆论的狂欢让人不知不觉成为加害者，而被中伤者却难以分享他们的期望，悲伤和诉求。

不过不得不承认，人类总善于寻找精妙的平衡，将自己的社会从极端话语悬崖旁拉回安全地带。任何一个群体都不会屈服于一种声音，任何一个个体都不会只有单向的思想。正如光与影相伴而生，在话语环境似乎正加速下沉的同时，我们仍旧能在刀光剑影的网络上看到人们彼此的慰藉：

有人说李文亮的微博是中国的哭墙，因为这里是极端好斗的互联网上最温和的地方。在他的微博下，人们互相鼓励拥抱，会向他问好，会告诉他春天来了，会给他发他最爱的食物的照片，会向他低诉经历的悲伤。这里成为了创伤者的避难所，那些平常而真实的评论让人不自主地卸下心防，潸然泪下。当人们不再执着于自己的观点，能够正视所发生的事件，能感同身受地理解他人，相信他人的真实时，这个由数据构成的虚拟天地变成了这个几乎没有祷告传统的国家里，人们倾诉、分享、宣泄情感的哭墙。还有在那些记录着这段时期的录像报道里，长江水无尽的滚动，医院门口被北风卷起的白色塑料袋，空荡荡的街道；在清明那天全城默哀，那份静默带来的冲击……这些留白和温和的表达，却远比喧嚣的话语，花哨的报道宣传更能触动人心。

有趣的是，很多时候，人的情感总是被小而关联性不强的事物戳中。能坚强应对身边事却会被遥远的舆论击溃的留学生群体，在现实中悲恸却能在网络上获得陌生的慰藉的普通人——去压垮内心驻防和抚平内心伤害的，往往都是人性的两面。而如柴静提到的“真实自有万钧之力”，如果人们努力接近真实，用真诚的态度来参与社会事件，那么即使无法控制人性固有的情感缺陷，也能以此提供人与人相互理解的契机，让彼此触及内心。

只是一場流感，生活還是要過

一個交換生在荷蘭的疫情觀察

文 / 蔡霖東

1月27號，我從台北飛往阿姆斯特丹，在飛機上的我既期待著未來五個月的交換，也暗自慶幸逃離尚在東亞的新冠肺炎疫情。當時的我怎麼也不會想到，兩個月後，我竟在家中隔離，看著荷蘭確診數正式破萬。

一下飛機，帶著口罩的我們成了異類，地勤人員閃著不解的眼神，讓我們一個個脫下了口罩。踏進入境大廳，看著人群互相握手、擁抱、親頰，我們都接受到了訊息：肺炎還沒到荷蘭。

在荷蘭的第一個月，疫情彷彿只是遙遠東方的恐怖故事，不存在於真實生活。街上沒有半張口罩，聽到咳嗽不會有人會想到肺炎，只會問是不是大麻抽多了。遇見義大利室友後，他熱情地推薦我一定要趁復活節假期造訪他的城市，看看哥倫布的故鄉，熱那亞。

可惜，計畫趕不上變化。2月21號開始，原本只有三例的義大利開始飆升，歐盟國家也一個個淪陷。原先淪陷國家環伺的荷蘭，還「堅守」了將近一周，讓我一廂情願地揣想荷蘭人是不是真的高到吸不到其他人咳出來的病毒。但沒過幾天，一位從義大利返國的荷蘭人開始咳嗽，成了荷蘭的一號病患。

此時，義大利已有四百例確診，進度落後一周的英法也急起直追。南歐漫遊的大夢做不成了，就去還沒有病例的捷克吧，我當時是這麼想的。

與義大利不同，我們是個富裕的國家

3月5日，室友隨口問了一句「我的朋友來找我住幾夜可以嗎？」我越想越不對勁，說「義大利剛破三千例，不好吧。」室友回答「我的朋友今晚就來，在機場都會量體溫不會怎樣的，但你真的擔心的話我可以讓他再飛回去。」即使「無症狀感染者」與「十四天潛伏期」立刻浮現腦海，我還是一邊暗罵自己鄉愿，一邊笑著說「就來吧，沒關係。」

隔天起床，剛拿酒精把全家噴過一遍，就看到了荷蘭確診破百的新聞，還有十三人追蹤不到感染途徑。同時，九百個覺得去義大利滑雪仍是個好主意的大學生，正要回荷蘭。從那天起，我又戴起了口罩。

後來，我到一位荷蘭人的船屋作客，是個標準到彷彿

剛從印度靈修回來的嬉皮。他看我與朋友戴著口罩，就聊起了疫情。點了根菸後，他向我們「揭露」亞洲人肺部裡的接受器是其他人種的五倍，肺炎才在東亞特別猖獗——當然，是假新聞。他也覺得新冠肺炎跟流感根本差不多，只是媒體在炒作恐慌，其實沒什麼大不了。

不過，他給我的建議倒是不錯——在口罩上畫點圖案「這樣人家就不會覺得你偏執，而是一種時尚宣言。」他的態度，也就是荷蘭人的態度：該得的就是會得，生活還是要過，政府只能做做樣子。

然後，義大利封城了。評論這決定時，奈梅亨大學的教授說荷蘭政府採取了「明理」的措施「義大利的反應非常愚蠢，而且過度……與義大利不同，我們是個富裕的國家，擁有很好的公衛系統，而且我們的政府聽從公共衛生院（以下簡稱公衛院）的建議。」

到了10號，眼見確診數即將突破四百，在既有的肥皂洗手、搗住噴嚏之外，荷蘭首相宣布了第三條防疫措施——不要握手。不過一說完，他就與一旁的公衛院院長握了手，握完才在提醒下驚覺。

荷蘭人沒什麼時間嘲笑首相的失態，因為如此嚴苛的規定對生活影響實在太大。消息傳開後，我在群組中看到了以下對話：「政府說不能握手了。」「那該怎麼跟別人打招呼？」「親臉如何？」「親臉還是可以喔。」「謝天謝地！」

或許我們該問的問題是，荷蘭是怎麼拖了一個月才破萬的。

鬼城！這裡成了個鬼城！

秘訣很簡單——沒有檢測就沒有確診。14號開始，荷蘭不再檢驗輕症。不過，這也不是荷蘭想跟呼籲「檢測、檢測、再檢測」的譚德賽唱反調，公衛院發言人後來坦承，由於器材限制了檢疫能量，荷蘭一天只做約2000次測試，當天驗出了811例。

確診數「蓋牌」後，荷蘭政府終於在議會裡吵了快半個月之後，動了起來。13日，大學停課、15日，各級學校停課，餐飲場所強制休息、16日，首相發表了自1970年石油危機以來的第一次電視談話，宣布對疫

情採取「最大控制」，採取社交距離，關閉所有非必要商店。於是，荷蘭一夕停了下來。

眼見經濟即將停擺，荷蘭人以非常荷蘭的方式大肆搶購。首先是最重要的民生物資－大麻，各處「咖啡屋」以一點五公尺的間距排起長長人龍，趕著為居家生活增添消遣。就連紅燈區前也排起了稍短的隊伍，或許也算另類的囤積。最令人困惑的，卻是許多人還到處搶購馬桶紙，直到首相安慰「荷蘭的馬桶紙很夠，夠你們拉十年」才緩解下來。

阿姆斯特丹一夜淨空。滿是觀光客的廣場只留下沒人餵的鴿子，沒什麼人的電車在沒什麼人的石板路上緩緩行進。大門緊鎖的精品店裡，櫥窗都還亮著，卻無人駐足欣賞。一天，我在買菜的路上看見一位衣衫襤褸的老漢，叫著「鬼城！鬼城！這裡成了個鬼城！」喊聲在街道不斷迴響。

疫情影響到生活後，我才感受到一點對華人的敵視。接上開始聽得到刻意的咳嗽，也不時有人指著口罩不知道激動得講些甚麼。最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是一次在公園裡，一群騎著腳踏車的大學生從後方騎過後，竟有一人特別兜了一圈到我面前大喊「肺炎來囉！」才騎回狂笑的朋友身旁。

不過，這只是零星的年輕路人罷了，荷蘭人還是擁有寬容多元的優良傳統。即使很多華人擔心歧視而不戴口罩，戴著口罩的我在日常的應對進退中從未有差別待遇，異樣的眼神也只是極少數。

荷蘭人慢慢地開始學習如何與封鎖共處。超市又開始買的到本被搶得精光的馬鈴薯跟義大利麵。許多人打開大門，坐在在前廊的階梯上，藉著陽光讀書，也開始有圍著高高的圍巾的零星路人在運河間散步。即使疫情嚴重，隨著雨愈下愈少，花愈開愈多，阿姆斯特丹的早春還是來了。

不過，卻也到我離開的時候了。早在3月14日，我的大學就以安全為由結束了交換計畫，強制所有學交換生回到居住地。班機延了又延後，我終於在27日搭上了返台的班機。

一走入機艙，不僅航空公司幫乘客安排了梅花座，乘客自己也是各顯神通，生怕染上病毒。口罩手套不用說，有幾人連護目鏡與雨衣都戴上了，還見到一位婦人準備了塑膠袋套著座椅，簡直跟無塵室裡的工程師一樣。我知道，我已經回到台灣了。

自己為自己負責

回台後，關在家裡居家檢疫的我，閒閒無事而開始思考，為何荷蘭的疫情會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失控？

與台灣最明顯的差異當然是沒人戴口罩。在東亞，戴口罩稀鬆平常，生病自然要戴，為了時尚也可以戴，就連懶得化妝也是帶口罩的正當理由。但在荷蘭，戴

口罩是件罕事，只有抵抗力脆弱的老年人或重症患者，會偶爾為了保護自己戴口罩。

即使美國衛生署已經建議連布口罩都比不口罩好，荷蘭政府至今不建議民眾戴口罩，原因是「口罩要有效必須準確戴好，且一天得用兩個」太過不切實際，而且「戴口罩給人虛假的安全感」，因此「也許我們會在進入下一階段時改變建議，但目前尚未到那個地步。」

追根究柢，整個西方世界的口罩根本不夠。早在3月9日，德國就因禁止出口口罩，扣押了二十四萬個本要出口給瑞士的口罩，瑞士還特別召見德國大使抗議。到了4月5日，美國更在泰國沒收了一批送往德國的口罩，德國內政部長痛批根本是「現代海盜」。給醫療人員的口罩都快不夠的情況下，荷蘭自不可能建議民眾消耗寶貴的口罩。

不戴口罩也象徵著荷蘭的防疫觀念「自己為自己負責」。荷蘭人相信有症狀的患者會自覺待在家中，因此外頭理應安全。即使紐約的疫情早就失控，荷蘭皇家航空仍維持每日直飛航班，甚至不為旅客做篩檢。公衛院表示「我們假設有症狀的人會待在家裡，對從紐約來的人也是如此。」

來往密切的歐盟中，赴義滑雪的大學生只是九牛一毛。荷蘭有數以萬計的旅義公民，與比利時更是近的不得了。兩國間沒有邊境，比利時人平時會為油價差距開車到荷蘭加油。比利時率先關閉商家後，一些緊鄰國境的城鎮中，更出現了同一家商店在荷蘭側可以營業，比利時側則關燈休息的荒謬情景。

危機中，歐盟脆弱的團結也再次受到考驗。德國率先在3月16日重啟邊境管制後，各國陸續關閉本因申根公約敞開的國境。義大利向歐盟請求物資援助時無人響應，中國來的口罩還比德國快。直到現在，北方國家與南方國家仍為振興經濟的「肺炎債券」吵的不可開交。說到底，歐盟有一個國家的經濟整合，卻沒有一個國家的政治協調。

整體口罩短缺、與鄰國的緊密連接、以及對政府管制的根本反感，都使荷蘭的防疫困難重重。同時，荷蘭不若台灣有SARS的慘痛經驗，或許也輕視了疫情早發國家，使荷蘭人民與政府過於放鬆，不願為「另一種流感」影響生活，錯過了早期黃金時間。如今，疫情壟罩一切。

我的損失只是三個月的異國生活，有些人的故事就不這麼輕鬆了。

疑似玉人來：

探討「詩媒」對塑造崔鶯鶯與白梨影追求愛情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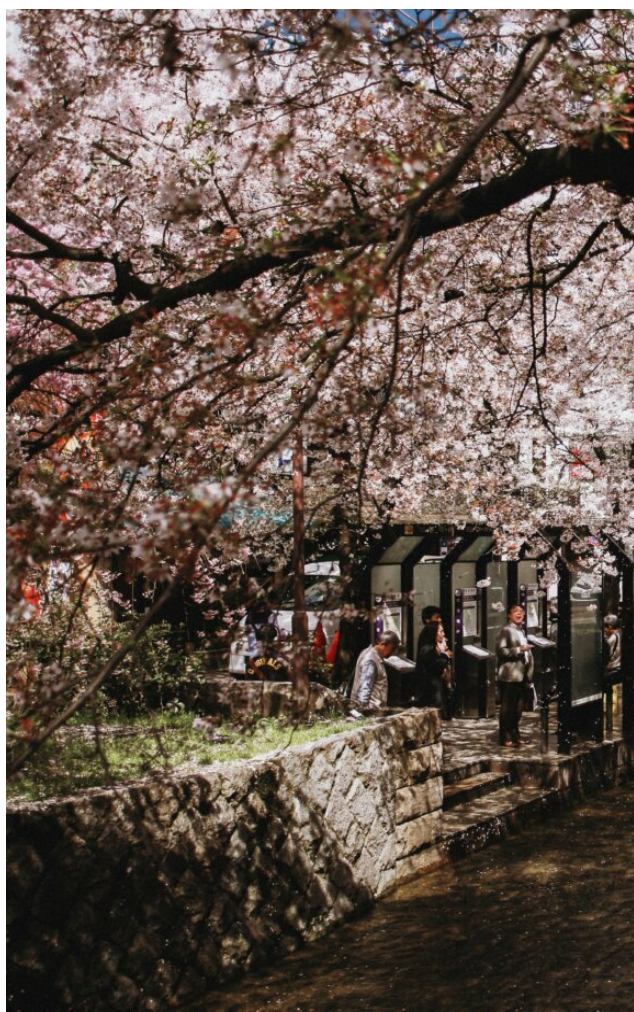
文 / 施啟迪

在中國諸多傳統小說中，《鶯鶯傳》中的崔鶯鶯和《玉梨魂》中的白梨影是極為突出的女性形象，而兩者亦有一個明顯的共同點：她們對於愛慕的男人，不會把愛意藏在心裡，而是主動尋愛，促成正果。這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女性只能等候家庭說媒，服從於傳統禮法、家族觀念的社會現象及被動意志似乎是南轅北轍。而這兩位女性角色在浪漫愛萌芽的過程中，詩詞，作為一種共同的媒介，或幫助角色進一步加強「攻勢」，或直接幫助男女角色拉近情感距離，在文中起到了牽線搭橋的不可或缺之作用。本文將以《鶯鶯傳》及《玉梨魂》中男女角色確立愛情的橋段為背景，將崔鶯鶯和白梨影進行對比，著重分析「詩媒」對於兩位女性角色追求自由愛情所起的作用，進而拓展淺析兩人的性格特徵及所隱喻的社會背景。

崔鶯鶯：以詩抒情，含蓄委婉

《鶯鶯傳》是中唐著名文人元稹的一部經典唐傳奇，而後元代著名戲劇家王實甫更是在這個基礎上進行再創作，作成了舉世聞名的《西廂記》。《鶯鶯傳》講述了貧寒書生張生與大家閨秀崔鶯鶯產生曖昧之情，在兩人互訴情愫之後走到了一起，但奈何張生借赴京應試之名離開崔家，而後變心，對崔鶯鶯始亂終棄的故事。張生是一個家境貧困的書生，尚未追求到功名，只是因為恩情而留宿崔家；而崔鶯鶯出身名門，自幼接受優等教育，絕對的大小姐。由此，兩人地位的差異已經決定了張生無法像中國古代的傳統大男子，因為愛慕崔鶯鶯而直接主動提親，只能將愛藏在心中，含蓄地去探探崔鶯鶯的心思。因此，在戀愛中處於被動地位的張生，渴望崔鶯鶯的示愛，他選擇用詩詞暗地裡去打動鶯鶯。他拉攏了崔鶯鶯的丫鬟紅娘，將自己寫的兩首情詩借紅娘之手交給崔鶯鶯，這是「詩媒」

在兩人走到一起所做出的第一步牽線，幫助張生傳遞了愛意。可喜的是，崔鶯鶯內心也是喜歡著張生。但她也礙於傳統禮教的觀念束縛，不能直接了當點名心



中的愛。在這種矛盾中，她也選擇了「詩媒」來傳情，便有了《明月三五夜》一詩：

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

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崔鶯鶯通過如此生動的詩句，表達出一個閨中少女隱秘細微的感情。詩的原意是：在西廂房等候月亮初升，迎著風門兒半開，牆上的花影來回擺動，滿以為是可心的人兒到來。詩的前兩句，渲染的是靜謐的自然環境，實際上，月亮初升、西廂房內，這兩意象表明了鶯鶯想要與張生「幽會」的時間和地點，隱晦地去傳達崔鶯鶯想見張生的心情。而後兩句，說花影的擺動好似心上人到來，像是直抒胸臆，在呼喚張生大膽地過來。更絕妙的是，將詩的首尾字結合來看，不難發現這首藏頭詩中所透露的信息：「待迎拂疑，下開動來」，崔鶯鶯的急切，以及時時刻刻等著張生過來相會的期

盼之心，顯而易見。

作為聰明伶俐的名門閨秀，鶯鶯並未直言讓自己相愛的人來相會，而是通過對「三五之夜」的描繪和自己內心細膩春情的點染，讓對方去體會，正應了韓德泰在《崔鶯鶯的三首詩》一文中所述，崔鶯鶯的愛情不是被動的，而是自發的、自覺的，是發之內心、情不自禁的¹。的確，「詩媒」在崔鶯鶯追求愛情中牽線搭橋的作用，體現了崔鶯鶯本人對於自由戀愛的勇敢與主動，她不是等待安排的傳統中國式女性，而是有著自己一定想法的，明確知道自己所愛的女子。但是，詩詞作為媒介，從另一個角度也體現了崔鶯鶯內心的糾結。這份糾結正是傳統社會及內心對愛的熱情的衝突：一方面，她從小接受的教育在告訴她不能這麼做，安分守己、獨守閨房才是女子應有的「人設」；另一方面，對張生的愛意又促使她想要為自己去爭取。因此，她不會直接去找張生，而是通過寫詩來傳遞情感。跳脫「詩媒」這一情節來看，其後的故事發展更驗證了這份糾葛：張生應邀而來，但是迎接他的卻不是崔鶯鶯的約會，而是被崔鶯鶯數落一番，藉口說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更是勸告張生「以禮自持，毋及於亂」，埋怨張生不守禮法，稱自己是故意說這些粗鄙之詞來試探張生的。這句話明面上說給張生聽，實際上很大一個程度是她在進行自我對話。等張生敗興而歸後，她才讓紅娘偷偷把自己送至張生處，自薦枕席。倘若我們再放眼王實甫之後的再創作，脫離《鶯鶯傳》去看《西廂記》，崔鶯鶯的這種心理矛盾在他的筆下更為凸顯。一出場，崔鶯鶯一句「花落流紅，閒愁萬種，無語怨東風」，便表達出她青春萌動的狀態以及對牢籠般生活的苦悶哀愁，開篇便已為後文自由和傳統的衝突一早埋下伏筆。因此，崔鶯鶯的以詩傳情，委婉含蓄地表達，當然體現了她敢於追逐浪漫愛的勇氣，但也體現出她的心理矛盾。這種矛盾，是傳統社會風氣與自由意志的衝突，是自由逐愛與被動求全的鬥爭。

白梨影：以詩知人，情感昇華

《玉梨魂》是鴛鴦蝴蝶派著名作家徐枕亞的一部作品，敘述了一個淒婉動人的愛情故事。年輕寡婦白梨影愛上了寄宿在她家的教員何夢霞，兩人由相慕到相戀，但這段感情從一開始注定就沒有希望：由於白梨影寡婦的身分，何夢霞不能和她在一起。為了表示對白梨影的愛意，何夢霞無意再娶，但白梨影自覺對不起他，便「移花接木」之計撮合何夢霞與小姑筠倩，最終三人在這場不幸福的愛情中落得十分悲慘落寞的結局。何夢霞作為男人，為何在一開始追求愛情中處於被動



地位，而不能作為男方主動去爭取愛情？我認為原因是多方面的。從家庭地位分析，兩人地位懸殊，何夢霞只是簡簡單單的知識分子，通俗來講，與白梨影是「僱員」和「僱主」的上下級身份，他不方便追求；從白梨影的身份分析，寡婦在當時社會是絕對不允許談婚論嫁的，所以何夢霞也深知不能對她有任何非分之想；最後，從人物形象來看，何夢霞是相對文靜的書生形象，似乎沈浸於自己的文化世界多一些。因此，行事精明利落的白梨影與何夢霞的斯文內向一對比，便也決定了白梨影這位女性角色的主動地位，鋪墊了後來的「詩媒」情節發生的合理性。

雖然「詩媒」在白梨影的愛情中是關鍵性一筆，但在這個故事中，「詩媒」的作用卻不同於《鶯鶯傳》中的幫助女性角色表達愛意。事實上，從白梨影傾訴愛意來看，詩詞相較於贈花、贈照片，並非起到最關鍵的「傳情」之用。不過，「詩媒」之於白梨影更重要的是幫助她更深入地了解並愛上何夢霞，彷彿推著白梨影走進這個男人的內心，去了解他的一切。詩詞幫助了她情感一步步昇華，使得她從最初愛情的萌芽，到朦朧，再到最後的深沉；從最初對他的感激、欣賞昇華為愛慕。在白梨影愛情萌芽的時候，她大膽走進何夢霞的書房，拿走何夢霞的詩集《石頭記影事詩》回去品讀。在讀詩集的過程中，白梨影與何夢霞感同身受，正如文中所說，「且驚且喜，情語融心，略含微惱，半帶嬌羞。始則執書而痴想，繼則擲書而長嘆，終則對書而下淚。」通過詩作的欣賞，梨娘更加確信何夢霞是她所愛之人，何夢霞在她心中的形象更加立體。在此基礎上，外加之後的幾次情詩往來，兩人愈加為對方所思所感，何夢霞亦通過讀詩讀信了解白梨影，情緒上的感受「與梨娘之閱夢霞書時相同耳」，兩人的思想逐漸地在詩詞交流上得到同步，愛意也愈漸濃烈。「詩媒」對於這段愛情的作用，當然也有傾訴，但更多的或許是幫助白梨影，也幫助何夢霞了解對方，知道對方的身世經歷、思想感受，從而進行情感溫度的提升，達至精

神上的戀愛。

從「詩媒」這一點來看，白梨影這個人物總體而言在追求愛情上更為大膽，更具主觀能動性，而不是崔鶯鶯式的溫婉含蓄。她在愛情剛剛開始萌芽尚未成熟的時候，敢於直接邁入何夢霞的房間，拿走他的詩集、透過「詩媒」去了解這個人，去讀這個人，在當時的社會絕對是一種道德「越界」的行為。她雖然也有像崔鶯鶯一樣的半推半就，比如她也會經常把教義擺出來教育何夢霞，讓他死心。後來幾次的傳情詩，實際上也不是直接表達自己的愛意，如文中所說，「梨娘之書，若有情，若無情，怨不深而自深，辭不嚴而自嚴，言外已有謝絕之意。」但是，她這種半推半就，不是崔鶯鶯似的內心糾葛，不是礙於禮法而表現出來的矛盾。相反，我更願意將她的這種拒絕理解成是一種「欲擒故縱」，



表面上是對愛意的收斂，相反更是濃烈的表達了她的愛。她把自己的內心表達得愈是隱晦，對於善於洞察他人、理解他人的何夢霞來說就愈加曖昧。這種收斂，換來的更是何夢霞的癡心，如李航在《視角局限與想像還原》一文中評價白梨影，說「她在一旁暗自享受著寡婦難得的愛情滋潤，又在何夢霞那裡留下個清心寡慾又維護教義的美名。」由此可見，白梨影在愛情上是大膽的，同時也不乏一點小機智。而從封建禮法的社會背景來看，雖然白梨影相較於崔鶯鶯已是更為大膽主動，但她對封建禮教、傳統道德自始自終依然保持著十分清醒的認識。她的大膽並非是想要衝破傳統束縛的大膽，不是崔鶯鶯似的矛盾，她也深知自己的寡

婦身份在戀愛交往上本身就是一種不可改變的阻力，不能盡情表達自己的情慾。這一點，體現在她傳情詩，會情人時會時刻保持一點距離，更體現在之後的「李代桃僵」的計策。一方面她想表露愛意，另一方面又不想衝破傳統道德。因此，白梨影以詩知人，繼而以詩言志傳情，不僅僅通過「詩媒」使得自己的愛情愈加濃烈，對何夢霞的愛更加深沉，還通過「詩媒」在進一步拉住何夢霞的心的同時，保有自己的「主動權」及「貞潔觀」，自由愛情便是水到渠成。

無論是崔鶯鶯還是白梨影，雖然她們都通過「詩媒」傳情，主動表露愛意、選擇愛情，雖然她們同樣也在面對傳統封建時有過一定程度的「叛逆」和「自救」，但她們兩人的性格上、思想上以及做法上仍然存在差異。這種人物性格上的「同」與「不同」，與社會風氣有一定的聯繫。在古代的婚姻制度中，門第、家事是最具特徵的地方，封建社會女性對於配偶的選擇權幾乎為零，甚至女性知己也十分稀少。

《鶯鶯傳》的創作背景是中唐。封建家庭制度和望族世家婚姻的陳腐，是中唐的社會現實，也是形成崔鶯鶯的性格和悲劇的深層原因。正如張慧婷在《透視崔鶯鶯與紅拂女對愛情命運的救贖觀》一文中指出，崔鶯鶯的悲劇在於，在封建禮教制度下，愛情與婚姻是往往不相干的，人們可以選擇愛情，卻無法選擇婚姻。崔鶯鶯的確是很勇敢，在受壓抑的時代不多見，但也難逃封建傳統的束縛。「以詩傳情」雖只是她敢於邁出追求浪漫的第一步，但卻也預示著，這種對於傳統道德的矛盾，注定把這段愛情引向了悲劇收場。在結局中，我們也很悲哀地看到，雖然張生始亂終棄，理應被釘在道德恥辱的柱子上，但是作者似乎沒有譴責張生的意思，而是站在張生的立場上為張生稍稍開脫，確更見社會的悲哀。反觀《玉梨魂》，其創作背景已是晚清乃至辛亥革命運動之後，西方學潮滲入中國，對傳統社會文化已經造成了一定的衝擊力，有人提倡保住傳統文化，亦有人提倡西學東鑑，全盤西化。一時間，在婚姻觀裡，浪漫愛還是傳統守舊在不少人心裡產生矛盾。白梨影就像是這個時代的所有人，在西學的影響上對於自由戀愛的嚮往已是很主動，但卻時刻清醒地問自己傳統道德的界線在哪裡。在這種影響上，她勇敢地去透過「詩媒」追求何夢霞，但其後也清晰地知道不能嫁給他，只能「李代桃僵」。而綜觀《玉梨魂》全文，我們不難看出這種衝擊對當時的受眾及創作者影響很深。李航在《視角侷限與想像還原》一文中表示，作者刻意強調《玉梨魂》的這段愛情詩沒有情慾的愛情，是為了讓白梨影保持一個符合封建禮教、符合男性審美觀點的女性形象。正應了《玉梨魂》中的一句話：「相感出於至情，而非根於肉慾。」一來通過精神

戀愛將兩人崇高化，二來又能保持白梨影絕情慾的寡婦形象。可見，自由洪水衝擊仍然難以撼動國人心中千百年來所立下的道德牌坊。由此可見，透過白梨影和崔鶯鶯兩人性格背後表達出來的是中國在中唐和晚清兩個時代傳統的社會背景和思潮湧動，耐人尋味。

「為情而生，為情而死，對『情』的訴說成了他們活著的全部內容。」這句話用來形容崔鶯鶯和白梨影兩位悲劇人物再合適不過。兩人同是勇敢的女子，在傳統社會中敢於突破社會侷限。在她們心中，都曾經為了自己所喜歡的愛情而爭取過，這一點已經比許多古代女性略勝一籌。通過「詩媒」，這個很重要的文字媒介牽線搭橋，她們也達到了自己的愛情目的，崔鶯鶯通過詩詞含蓄表達出自己所不能輕易表露的愛意，邁出了愛情的第一步；而白梨影通過詩詞了解了自己心上人的方方面面，昇華了內心原本朦朧的愛情。「詩媒」背後所呈現的，是這個立體的女性角色，也是這個立體的傳統社會的縮影，令人在字裡行間中加深對人物的認知，獲得了一種身臨其境的閱讀感。



《那不勒斯》- 读书笔记

文 / 傻瓜

花了很长时间终于把这套非常厚的书看完了。推荐我这本书的姐姐说，她觉得这是每个女孩子一生中必看的书。我倒没觉得看完之后人生更加圆满了，只不过确实有很多回想。很少看到一本书，从童年写到老年，一生中的跌宕起伏大喜大悲，都娓娓道来。每一个角色的形象跃然纸上，只提到一个名字我们就知道能想像出ta的声音、ta要说的话、ta可能做的事。本文根据我最喜欢的几个片段展开讨论。所有图片源自网络。含剧透。

01 奥利维耶罗老师

“你知道什么是庶民吗？格雷科。”

“是的，罗马帝国的平民，当时有庶民的民权保卫者。”

“当庶民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是的。”

“假如一个人想一直做庶民，那他的孩子、孙子，都会命若草芥，不值一提。你不要管赛鲁罗了，为你自己考虑。”

这段莱农与奥利维耶罗老师的对话，是全书中最为广泛流传的一段话，被人反复拿到显微镜下赏析过。由于文化和时代的差异，书中有很多人物的行为我都难以理解，比如奥利维耶罗老师一直以来对莉拉的敌意。确实，莉拉选择了与莱农完全不同的人生，辜负了老师对她的无限期待，但这种糟糕的选择并不是莉拉个人主观的选择，是她父亲的暴烈与不近人情，以及那个时代对女孩子的故有期待。如果是莉拉的哥哥里诺展现出惊人的天赋，固执的老鞋匠可能砸锅卖铁也要供儿子读书。

“莉拉本应该上学，那是她的命运。但我丈夫不愿意让她上学，”她接着说，“我也没有办法反对。那时候家里没有钱，否则的话她也会和你一样，但她后

来结婚了，她走上了另一条路，再也回不了头了，我们都受生活摆布啊。”

这并不是莉拉自己能决定的。奥利维耶罗老师的敌意，完全可以以对莉拉父母的局限眼光的鄙夷来表达，而不至于冷暴力莉拉。这是让我觉得很心痛的地方，尤其是莉拉在已经归于即将到来的婚姻生活时，她与那个曾经的小学最有天赋学生之间的唯一牵挂，就是奥利维耶罗老师。她庄重地邀请老师参加婚礼，却被老师完全抹杀了存在。



02 暴力

我们当时十岁，已经快过十一岁生日了。我变得越来越丰满，莉拉还是小个子，非常瘦弱、轻盈。忽然间，争吵声停了下来，过了几秒钟，我看到我的朋友从窗子飞了出来，经过我的头顶，落在了我身后的

的地上。

我顿时目瞪口呆。费尔南多从窗子探出头来，还继续在痛骂女儿，是他把莉拉扔出来的，就像扔一件东西。

我恐惧地看着她，她试着站起来，做了一个近乎开玩笑的鬼脸，说：“我没事儿。”

但她在流血，她的一条胳膊摔断了。

一个活生生的小孩被从窗口扔出摔到地上，放到当代简直就是恐怖片或者犯罪剧情片的情节，但是，这只是上个世纪中期那不勒斯小城区一件不会被任何人认为不妥的家庭日常。第一次看到这种行为，我瞬间跨越了前面提到的文化与时代差异，对作者描绘的家乡暴力横行的风俗有了深刻认识。

03 老火车站

但他向我坦白说，他更喜欢之前的老火车站，因为比较有感情。那有什么办法呢，那不勒斯一直都是这样：分割，打碎又重建，钱就流动起来，创造劳动的机会。

父亲第一次带莱农离开小城区，见到外面的世界，像个尽心尽力的导游，也像城市的主人，向莱农描绘着城市建筑。我在济南长大，从小就听老师说，济南的老火车站特别美，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山东被清政府划给德国时，由德国人设计建造的。老火车站被形容的有多美，老师就有多痛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官员，斥责他们拆除老火车站的行为，只因为它不堪重负，是“殖民地建筑”，是“辱华象征”。

门房先生对于那不勒斯老火车站的这段情感告白，对我有很深的触动。我只在零星的老照片里见过济南的那座日耳曼式车站，但我无限怀念它，就像我的老师那样。但我从没有像作者笔下写的那样想过：老火车站的拆除与新火车站的建立，标志着分割、打碎、重建，金钱流动，创造就业机会。这正是我在大学里才学到的知识。1933年，面对经济大萧条，罗斯福新政中提高就业率的有效政策之一，就是兴办公共工程。推动经济和城市发展的工程，打破了城市的历史文化基垫，让人情感非常复杂。

04 友谊与战争

我感觉自己牺牲了清早暖哄哄的被窝和睡眠，不是为了在那所阔人学校的老师面前表现自己，而是为了在鞋匠的女儿面前不丢脸。

莱农花了一生的时间与莉拉较劲，莉拉也是如此。那不勒斯四部曲常常被一句话概括为“两个女孩子一生的友谊与战争”，这些较劲、嫉妒，都是她们的战争。让我觉得有些宽心的是，两人并没有产生“一位全方位碾压了另一位”的斗争结果。莱农确实拥有了传统意义上比莉拉更幸福光明的前途、婚姻、事业，但是莉拉也在中年拥有了恩佐和 Basic Sight，而且莉拉永远是那个掌控全城区人思想和行动的提线人。莱农拥有幸运的人生，而莉拉即使只读到小学五年级也永远拥有过人的头脑和成事的能力。这种没有绝对胜者的较量，或许是维系她们伴随着战争的友谊的必要因素。

作者把好朋友之间的较量剖析得淋漓尽致，几乎让每个读者都忍不住因为被说中而羞红了脸，因为我们的人生中也有太多的时刻，甚至每一个时刻，都在和

朋友较劲。这正是这部书动人的地方，它描绘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过的情感，美好的、龌龊的，都展现在读者面前。

“你是我的天才朋友，你应该比任何人都要厉害，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

这是莉拉在第一部书的结尾对莱农说的话。第一部书的名字叫做“我的天才女友”，读者一定会将“我”理解为第一人称的莱农，“天才女友”则是指小小年纪写出让人震惊的《蓝色仙女》的莉拉。而在莉拉口中，不论真假程度有多少，她称莱农为自己的天才朋友。是啊，莱农千辛万苦试图赶超甚至只是追平的莉拉，其实也仰望莱农到脖子都酸了的程度。这样的小心思，促使她们彼此在生命中无法脱离对方。



05 老年

那时候，莉拉的父母、我的父母，以及所有人的父母，在我看来都很老。我觉得他们和祖父祖母、外公外婆都没有太大差别。在我眼里，他们都背负着一种冷冰冰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和我、莉拉、斯特凡诺、安东尼奥还有帕斯卡莱的生活没有共同之处。我们这些人

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激情里，充满思想，热情洋溢。

这本书对我最大的吸引，在于我未来人生可能的样子，我会经历怎样的事情、遇到怎样的人、产生怎样的想法、如何处事。刚过完 21 岁生日，我时常会想起自己去过的国家和城市，想起中学认识的朋友。每当如此，我又会想到，当我步入老年时，81 岁的我，会拥有四倍的回忆，到那时候，回忆过去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她笑了，笑得胸口乱颤，甚至笑出了眼泪。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我觉得很不自在，这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这不是我母亲的那种笑，不是懂得男女之事的女人那种猥亵的笑，内拉的笑声里混合着纯洁和粗鲁，那是一种老姑娘的笑，这让我也不得不跟着她笑了起来。她是一个好女人，我想，她为什么会为这种事情发笑？这时候我也看到了年老的自己，胸中也带着这种苍白和恶意。我想：我将来可能也会像她这样笑。

青春期的莱农和青春期的我有过同样的想法，觉得老人与我们拥有整个世纪的鸿沟，父母也跟我们相差甚远，而父母与他们的父母之间倒是那么的相似，衰老、固执、停滞生长，身体里流淌的不是新鲜的热诚而是维持生命的必须。步入青年，我慢慢明白人类共通的特性，反而对老年生活产生无限的好奇。他们与我们，没有什么不可跨越的鸿沟，他们也曾经是我们，充满思想，热情洋溢。而我们也终将成为他们。

这正是我所畏惧的，成为我面前这个苍白的、看上去冷冰冰的老人。我老了之后也会成为这个样子吗？或许是的，这就是人类共通的生命轨迹啊。但事情的真相或许是，老年的生活并不是冷冰冰没有热情的，也是丰富多彩的，只是不同年龄段交集很少。和莱农一起长大的伙伴们，在中年也是经历了出轨、背叛、争吵等无数精彩纷呈的。

06 母亲

我注意到阿方索看起来很柔和，难道他也小心翼翼地吧父亲堂·阿奇勒藏在心里了？难道父母永远都不会死，每个孩子都会无法避免地把他们隐藏于心吗？所以我母亲的影子一定会突然在我身上出现？她跛着的腿也会出现在我身上？或许这就是我的命运？

莱农一直害怕自己像母亲一样跛脚，走路一瘸一拐。而最终的结果是，即使她在第一次怀孕时走路一瘸一拐只是因为坐骨神经痛，她还是在中年搬到莉拉家楼上时被一语道破——莱农在无意识地、主观地模仿她母亲的走路缺陷。她将这种

行为理解成自己对母亲的保留。

我跟我妈妈的关系也不算特别好。我们不是一见面就吵得不可开交的那种，但是平日的联系少之又少，主要源于我的主动疏离，加上她的自尊不允许她向我主动示好。从少年时期我就想逃离母亲的影响，我努力不想成为一个像她一样的人。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一定程度上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我越来越理解她，也越来越清晰意识到自己与她相像的地方实在太多。我对她产生了无尽的好奇，我也想知道她的精彩人生，想知道她经历了哪些苦难才坚强站到了今天，想知道她遇到过哪些幸事让她一生难以忘怀。

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戴着大约二十年前母亲送给我的银镯子，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戴它了，通常，我都会戴一些阿黛尔建议我买的精致首饰。从那天起，我经常都戴着那个手镯。

我不希望等一切都来不及的时候，只能以过去式的怀念我的母亲。

07 少年的爱

他时常放下手头要做的工作，说是为了过来看我一下，其实是为了抓住我不忠的事实以证实自己的猜测。

在感情里，幼稚的人们常常做出这样的事情。以爱的名义，行绑架之实。或是做着自我感动的事情，压榨对方的生存空间与彼此之间的信任。这样的事情谁没经历过呢？挖空心思要翻看男女朋友的手机，挖不到不忠的证据也不会安心收手，反而挖得更深，直到真的挖到，五雷轰顶。这真的是爱吗？我们只是想要证明自己的猜测是对的，站在道德高地上去谴责对方，完全忽视自己前往道德高地的路径也并不光彩的事实。



这时的莱农虽然深爱着尼诺，但她确实没有像安东尼奥怀疑的那样，作出背叛男友的行为。但是安东尼奥不会因为每次在学校没有蹲到莱农与尼诺在一起就收手，而是直到亲眼见证莱农与尼诺有交集，才亲手将两人的关系终结。少年的恋情就是这样啊。那时的我们怎么可能懂得如何保留尊重，给予彼此信任，维系健康的感情？我只奢求在这样的年纪不遇到那个正确的人。

08 出轨

我想他们今天疯狂地享乐，就是为了滋养明天的暴力。

感情的不忠在那不勒斯似乎是最为稀松平常的，无论是出于什么缘由。是像斯特凡诺那样因为妻子的冷淡，还是玛丽莎那样同妻的身份；亦或是与伴侣无关，只因自己对第三者产生了更深的感情，像莱农、莉拉、恩佐，甚至米凯莱，以及尼诺。以前我以为只有法国人是这样的，爱情至上，忠贞让道。现在看来，意大利人也是如此。不知道今时今日的他们是否还秉承着这样的恋爱观，但是在我们一夫一妻制的当代社会准则下看来，这是不被世人接受和包容的。

我看到的最好处理方式，就是像恩佐一样，从来都是默默关注莉拉，未曾越界，对卡门没有太多的付出但也绝无背叛。当莉拉需要他时，即使完全没有与他结合的意愿和保证，他也能当机立断向卡门摊牌，而不是欺骗她、戏弄她。或许，自由和权利意识爆棚的人们，在面对自己对第三者产生了高过原配的感情时，认为压抑自己的感情自欺欺人是不可取的。但是，欺骗原配玩弄感情也是不可取的。

09 工人

你为什么要列出那个单子？你不愿意受剥削？你想改变自己 and 这些人的处境？你确信你和他们从这里开始，从你们现在的处境开始，可以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走上一条胜利的道路？你想多了！走上一条什么道路？成为什么样的人？一直都是工人？一天到晚埋头干活的工人？当家作主的工人？真是太天真了。话说得好听，最终还不是要干活。你也知道，你从小都知道，这种处境非常可怕，应该消除，而不是改善这一切。要通过改变处境，使自己变得更好吗？比如说，你变好了吗？你有没有成为娜迪雅，或者伊莎贝拉？你哥哥提高了吗？他有没有变成阿尔曼多？你儿子变得和马尔科一样了吗？没有，他们是他们，我们还是我们。

作者想要脱离“小情小爱”而描写的革命，就是这般的残酷。工人的工作环境和薪资待遇提高了，也还是工人，永远无法像老板一样避免体力劳动，坐在自己宽敞的办公室里为所欲为。让帕斯卡莱付出自由的革命，让弗朗科付出生命的革命，最终也没有收获实质性的胜利果实。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循环的，有钱人以钱生钱变得更加有钱，穷人永无翻身之日。工人在我们眼里绝不会是职业选择的优先项，那个“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的理想，目前还只能是理想。我们可以政治正确地说我们尊重每一个工作岗位，但真到自己选择时，我想没有多少人会愿意一辈子做工人。

有意思的是，我之前在布拉格的青旅遇到的美国青年说，他非常向往中国的专科甚至技校，他觉得在本科大学学到的东西实在是太虚无缥缈且无用了，不如学会一些扎扎实实的手艺——也就是“工人”的技巧，比如汽车修理——来的实际。这是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不可能出现的想法，不会有哪个老师面对有能力考本科的学生说出劝人读专科的建议。或许是这些工人的人工工资在美国更高，与中国劳动力较廉价的情况不同。

我们进厨房时，她刚扇了儿子一个耳光，她用一种很霸道的语气对我说：“是你用勺子当飞机，喂他吃饭的。”

“只有一次。”

“你不应该那么做。”

我说：“再也不会了。”

“是的，永远也不要，因为之后你要去当你的作家了，我还要在这儿浪费我的时间。”

不了解前因后果的圣母完全可以站在旁边指责莉拉的冷血，但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父母都想要给予孩子快乐成长的童年，但对于睡眠时间不足五小时的肉肠厂工人来说，用勺子逗孩子开心都是不可实现的，是浪费时间的。我很喜欢日剧《Legal High》里古美门的形象，他每次都毫无“良知”地站在看似强势缺德的一方，但后期他总会一针见血地戳穿群众圣母婊的伪装，批判扭曲的道德观，发人深省。

10 索拉拉兄弟

忽然有一天，一个十五岁左右的男孩给我送来了一

个小包裹，是蒙泰桑托的一家首饰店送来的。我并没有马上明白里面放的是什么，让我惊异的是，那个袋子上写着埃莱娜·格雷科女士收，里面是一个红色的盒子。我看了上面的纸条，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儿。马尔切洛用费力的笔迹在纸上写了一句：“对不起”。后面是他的签名，写得很工整，像小学老师教给我们的字体。盒子里是我的手镯，打磨得锃亮，就像新的一样。

在这部将近两千页的宏大四部曲中，这是唯一让我落泪的片段。莉拉作为全书的核心，那个吸引所有人的“天才女友”，几乎被神化，像是一个永不出错的预言家。有一次，她打赌斯特凡诺迟早会把自己的结婚照妥协给米凯莱的鞋店；即使在赌局中期莱农似乎取得了胜利，但最终斯特凡诺还是如莉拉所预测的那样做了。还有一次，莉拉向伊玛信誓旦旦地说，深陷泥沼的尼诺一定会再次成为议员；即使莱农才是那个受过高等教育、更了解光鲜亮丽下那些大人物是如何纵横捭阖的人，最终却还是莉拉的预言变成了现实。莉拉似乎从不出错。

但是这一次，“神算子”失算了。索拉拉兄弟在图书馆门口弄坏了莱农珍爱的手镯。基于莉拉一辈子对索拉拉兄弟的厌恶，她嘲讽地说，莱农再也不可能见到这个手镯了。然而，莱农还是重新见到了自己的手镯，打磨得像新的一样，而且是在索拉拉兄弟惨遭杀害之后。就像看到了背负了一辈子冤案罪名的受刑人在逝去后终于得到了平反，我抑制不住地留下了泪水。作者还要至我于死地，详细描述马尔切洛那费力的笔记、他像小学生一样的工整字迹。

毫不夸张地说，索拉拉兄弟是我在全书中最喜欢也最心疼的角色，胜过两位女主人公。因为家族事业的关系，他们从小被莉拉视为仇敌。确实，他们的巨大财富与影响力来自于他们黑白两道的收益，他们放高利贷，也派人打架斗殴，让人陷入困境。但就像我无法理解奥利维耶罗老师对莉拉的巨大敌意一样，我也无法理解莉拉对索拉拉兄弟的巨大敌意。在菲亚特 1100 上强行拉扯女孩子的索拉拉兄弟确实是仗势欺人的纨绔子弟，但莉拉从没有透过他们俩的出身去看过他们原本的样子。还是因为文化和时代差异，我无法理解索拉拉兄弟的黑道事业到底有多肮脏，但我确实确实看到的是，马尔切洛在追求莉拉时的绞尽脑汁和不懈努力，以及在和莱农的妹妹结合后对姨姐表现出来的热情。

米凯莱更甚。言语上，他是索拉拉兄弟中更为讨厌的那一个，总是带着嘲讽的语气评价一切人和事。但是我认为，他是全书所有人中，最懂莉拉的那一个，比莱农更懂，比恩佐更懂。他看得出莉拉的能力以及她能达到的高度，比任何人都清楚。而且他能读懂莉拉

的创作，莉拉对婚纱照进行的超前改造，他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魅力。除了精神上的契合，在感情上，他真真切切地爱了莉拉一辈子。米凯莱拥有过的女人不计其数，但就像《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生活放纵的费洛伦蒂诺一样，他的身体可以与 622 位女性结合，但是心只属于那最为特殊的一位。米凯莱对莉拉的爱不仅是吉耀拉对莱农控诉过的那样，“想要轻抚她不只是想要进入她”，甚至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让他可以接受莉拉亲手创造的男版自己，阿方索，作为替代品。

“比如说阿方索，从小他都让我很不舒服，我感觉把他缝在一起的棉线正要裂开。米凯莱呢？他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但我要做的只是找对线头，拽一下，哈哈！我把他的线拽断了，我把他的线头和阿方索的线头绑在一起，男性和男性，他们的材料混合在一起。”

当莱农在长久之后第一次回到那不勒斯小城的时候，她对阿方索的神秘情人毫无头绪，我作为读者也是如此。谁想得到，正是阿方索苦苦单恋的米凯莱。我不觉得米凯莱对男性有生理上的欲望，他甚至不是标准的双性恋，他更像是电影《阿黛尔的生活》中的阿黛尔那样，同性的伴侣仅有一个，因为完全是被这个人吸引，而不是 to 的性别，或者器官。

11 日常琐事

很多时候，日常琐事会像一记耳光一样把人唤醒，让那些胡思乱想变得无关紧要，甚至有些好笑。

刚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后面莱农会因为一个尿布而撞见尼诺的丑恶出轨嘴脸，只是觉得这句话切中要害：生活琐事确实可以打败一切胡思乱想。我是一个非常能胡思乱想的人，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脑子里可以闪出一万个念头，我必须要摒除一切杂念专心数羊才能睡着。即便如此，我现在哔哔叭叭写了这么多自己的胡思乱想，只要想起来“哦明天还有个 presen 要准备”，这一切胡思乱想都会瞬间终止。



途記 · 攝影









文苑

1. 落井下石
2. 英格蘭小鎮時光
3. 夜窺破鏡
4. 關係與感受
5. 故事接龍



落井下石 - 許吉如

文 / 王萊

高中的时候我的同桌是个优秀骄傲的别人家孩子。不认识她的时候只看得到的优秀和中上的漂亮，离近看只有她可怕的要强和骄傲，虽然五官还是那个五官，但是漂亮蒙上那层因拔尖而凶狠的表情，大打折扣。对于当时正处于敏感自卑青春时期的我，说她面目可憎也不为过。

高中的我学习学傻了成绩也没太好，很内向很笨拙很努力。除了学习和暗戳戳地想她／他今天为什么那样对我，我想不出什么其他画面或者难以忘记的时刻，难以忘记从来都是别人的。不像现在我对很多事情都没皮没脸了，那时候我只对学习没皮没脸。她是文理分班的时候转来我们班的，模糊记得当时她自我介绍说自己会弹古筝。经过一段时间，我发现她学习挺好的，人看起来也没有诸如情商低性格古怪等对于学霸的刻板印象，于是开始想好学生靠拢总是找她玩，其实我记不太清了，但是我能确定我主动去找她的，也是很功利的敏感少女了。

之后我们就熟起来了，开始做同桌。我不记得我的学习成绩有没有提高，但我确实发现优秀的人有很多好习惯。比如她做作业的时候很专注，字写的很公正漂亮，高中不让用修正带，她便用透明胶把纸撕下来重写。我当时也试过一段时间但不得要领，每次都把纸撕的破破烂烂很恶心，有种买家秀和卖家秀的感觉。她说她每天 10 点半睡觉，有天晚上做完作业发现 10 点 26 虽然很困还是把表盯了四分钟才去睡觉。她最喜欢数学，想考北师大数学系，有个数学题本，虽然我类似的错题本也有很多但她那个一看就是好学生的。她的长相很显小，娃娃脸，眼睛好像挺圆的，睫毛长，好像也挺白的。喜欢类似于 kitty 猫这种粉红少女的东西。我还知道了她爸爸是她原来初中的校长，妈妈好像是其他高中的物理老师，不过那高中不怎么样，因为她做那里的考试卷子可以拿年级第一。她妈妈做饭也挺好吃的，因为有一年端午节，她给我带来了她妈妈包的十个粽子，其实我忘记好不好吃了，但是应该挺好吃的因为她给我除了因为我们是好朋友以外多半是因为她妈妈做的好吃。我知道这样说有点不善良，但是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善良了，虽然大学这几年没皮没脸让我不善良了很多，但是那是局部不善良，有的地方善良密度太小我自己都被自己丑恶到了，有的地方善良因为我的软弱自卑而泛滥虚伪一文不值。敏感自卑的人大多都很善良，因为推己及人的不想，也不敢。所以好像也不是善良，是软弱。局部善良局部残暴才是整体善良，但是局部的划分很不好把握。我觉得我把握的就不咋地，但是也比之前强。

我们友谊的正式终结是在一个新年假期，一个傍晚我给她打电话说下学期我不想和你玩了。现在看回去我还是觉得我做的对。我可不想新学期开学了再磨磨叽叽地和她疏远。有话直说虽然给人感觉很不圆滑，但是很有效。

不要急，下面我开始讲为什么我不喜欢她。那应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只记得一些零碎的插曲。我有天买了一对樱桃小丸子的卡贴，就是贴在卡的正反面把卡包起来的贴纸。我把它贴在我的饭卡上。自习的时候她看到了桌子上的饭卡，问我为什么不把其中一张给她这样我们就可以是一对了。她单手托腮，另一只手在转笔，神情严肃略微愠怒。

教我们的数学老师是另一个班的班主任，他常常提起自己班的一个女学霸数学很好怎样怎样，我有几次闲聊时说过那女生好厉害啊怎样怎样，同桌低头不语。一次和她经过女学霸班级附近，正巧碰到她出来，同桌猛得用肩膀把我撞过去：“你不是佩服她吗？去和她说啊！”要不是说艺术来源于生活，现在回想起来她当时的样子活脱脱就是众多电视剧中心狠手辣攻于心计的女二号。而且这还是个未成年的女二号。



我是一个善变的人，以星期，月为单位的很短一段时间就可以化解我的悲伤，或者冲淡我的喜悦。多半是因为我活了才不过 21 年，我好像不怕我要的东西得不到，因为我总有种预感明早起床我自己就已经不要了。这是题外话，我想说的是，过了三四年？我还是很讨厌她，我依然觉得她面目可憎，说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她有可怜的地方，有一个校长爸爸和教师妈妈，把优秀和别人的赞美当作理所当然，当优秀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就空洞了。

我第一次看到奇葩说里的许吉如的时候，没有什么很惊艳的反应。长得漂亮，有学历，优秀的女生有很多，只不过她上电视了而已。后来网上骂她的人越来越多，我开始查她的资料，听她的演讲。她英文挺好听的，虽然英文演讲也和她中文演讲的假大空风格一脉相承，但是要比我强我都觉得好。她的自信来自于自负和实力，什么申奥代表赴温哥华，保送清华学法，哈佛学政治，中英文演讲比赛冠军等等等等。她很优秀，但是这种优秀并不平易近人，是观赏性的。长期的训练让她精通演讲和面对镜头，教她怎么赢，让她习惯赢。她广为诟病的一点是把输赢写在脸上。这点倒挺奇怪的，因为她明明是个擅长“假大空”的人，在这点上却意外地真实了起来。哦不对，有人提到说她每次表情凶狠地辩论结束后再故作微笑很奇怪，所以应该是没来得

及掩饰的真实。不是提篮子的老奶奶偶尔露出白骨的轮廓而是白骨精还没得要领，变身维持时间还是太短。辩论和演讲不同，演讲分开来看还能看成个人的展示，但辩论时刻都是比赛。许吉如作为一个习惯掌声和敬佩眼神的演讲者，在辩论里输掉不丢人，但是她觉得丢人。她觉得丢人让围观者受不了，怎么了你就丢人了，怎么就你最厉害，怎么就你总是要教育别人，怎么就你高高在上什么都对，怎么输给我们就丢人了？各种对许吉如辩论技巧，语气，表情的解析挖苦，还有对她完美履历真实性的质疑，倒有点儿墙倒众人推的意思。

许吉如是升级版的我同桌，当有机会走近她，看清她圆圆的眼睛里面迸出来的可怕的争强的火一样的欲望，我有一种可怜她的厌恶，想扭过头去的厌恶，你赢你的吧，别烧到我。许吉如是个可怜的代表，许许多多我在长大了之后同时揭开了她虚伪的面具，当初那张赞美过她的嘴现在跟她说“我以后不想跟你玩了”。据我的经验，许吉如层出不穷到处都是，每个人都认识一个许吉如，每个人在某个时候都是许吉如。更令人生厌的是，许吉如听到绝交后的反应应该是；眼神里的失落嗖地一下就没了，真的是嗖地一下，好像风晃了一下坚决的火苗。然后语气平和的说好的，但你知道她本意是：我也不想和你玩，有的是人找我玩。



英格兰小镇时光

文 / Kirsi

注：Working holiday 一般是指在异国他乡，通过向需要帮助的家庭或组织提供无酬劳的工作，换取住宿和食物，同时体验当地文化或进行短途游览的旅行方式。因为交换时期我持有的签证是短期学生签，不能在当地工作，所以选择了以 Working Holiday 的方式在英国的圣诞长假体验当地生活。

许多网站都会提供 working holiday 信息，此次我使用了 helpX 网站作为寻找信息的平台。该网站建立时间较长，知名度高，信息比较可靠，但是需要成为会员才可以得到全面信息。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 Working Holiday 期间的经历吧。

2019 年 12 月 15 日，我拖着行李箱，搭火车从英格兰北部的纽卡斯尔来到了南部一个我甚至从未听过的小城市——彼得伯勒，在这里认识了许许多多难忘的可爱的英格兰人们。



Part.1

英格兰的十二月冷得叫人不想在室外多呆一秒。下了火车，我一面裹紧外套，一面四处寻找着前来接我的 Glennys。她在刚刚发给我的照片中戴着彩色的球球头饰，叫人难以相信她已年满 60 岁。“Kirsi！”

马路对面突然有人大声喊着我的名字，我闻声抬头，看到那彩色头饰和向正我招手的 Glennys——“Hi, Glennys！”我拖着行李箱跑过马路，和她拥抱。

Glennys 开着一辆很旧的黑色小轿车，我上车坐在她旁边。目的地离火车站很远，她女儿后来戏谑地跟我讲说她们家那里是文明结束的地方。之后的十五天，我们开着这辆车，聊着音乐、文化和过去的故事，驶过了好多好多地方。

我这次的工作地点，是 Glennys 和她女儿 Holly 正在建设中的新家。我刚到的时候，房子的整体构造已经成型，需要完善内部设施及房间外观，所以许多工作都没有很高的技术要求，于是完全没有建房子经验的我，竟在这几天接连完成了粉刷墙壁、电锯木板、安装陶瓷片，在房前的空地播种等等一系列艰巨的任务。

工作基本都是体力活，比较辛苦，但是 Holly 每天都会和我一起工作，Glennys 下班后也会加入我们。工作室还有两位狗狗朋友陪伴：Johnny 是一只超级喜欢玩球的大狗，时时刻刻都准备着捡回我们扔出去的球；Buddy 是一只上了年纪的小狗，每天慵懒地卧在沙发上看 Johnny 胡蹦乱跳，一下也不愿意多动。记得我们有次参加派对，留了两只狗狗在家。结果晚上到家的时候，放在沙发上的两大包圣诞礼物都散落一地，看着 Johnny 满足地叼着那个专门为他买的玩具球，我们都又好气又好笑：Johnny 竟在那一堆礼物里准确无误地挑出了自己的礼物，而且没有拆开或是破坏所有剩下的礼物包装，大概是真的很喜欢玩具球吧。

我后来想，Glennys 和 Holly 看到那灰色的楼梯，白色的门框和地板上瓷砖的时候，应该会想起我拿着刷子穿着超大的工作服刷刷刷的样子。我感觉自己以一种很有意义的形式留在了他们的生活中。就在前两天，Glennys 发消息告诉我，门口我种的几种花都开了，很美。日子过得太快了，我种花时叫他们记得花开时拍下来给我看的场景仿佛发生在昨天，仿佛就是昨天，我们还喝着 Glennys 做的蔬菜汤，一起对着电视里那些有趣综艺节目爆笑。

Glennys 平时会做的英式料理种类不多，我们经常会吃意面，三明治之类制作简易的食物。可是每一种

食物在 Glennys 家，都一定要配酱！她曾开玩笑地跟我讲英格兰是酱料的国度，我却觉得是她对酱料情有独钟：配吐司的黄油和 Marmite（一种大家或讨厌或深爱的酱，咸咸的），配意面的 BBQ 酱和薄荷调味酱，配三明治的香草洋葱酱……家里的厨房有一个柜子被装着各种酱的玻璃瓶填得满满的，我渐渐也被熏陶，开始感受到食物配酱料为生活带来的简单的快乐。

除了在家工作之外，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出门，有时是和 Glennys 一起去参加弹奏尤克里丽或跳英国乡村舞的活动，有时单纯是去酒馆里喝一杯。Working Holiday 的这 15 天里，我跟着 Glennys 去了好多不同的尤克里里演奏会，也体验了电影里才会看到的英国乡村舞会。每个人都热情友好，大家见面和告别的时候总会拥抱。在一次舞会上，一个 8 岁的挪威小女孩一直粘着我，非要一直做我的舞伴，结束后还紧紧抱着我不愿意回家，我知道我们大概不会再见面，可这样的美好多值得一直留在记忆里啊。参加演奏会时，大家总会带上许多自制甜点和一同前往的朋友分享，正值圣诞季，我便很幸运地尝到了许多圣诞限定甜点，配上圣诞专属的加了香料的热红酒，甜意便飘逸在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了。



Part 2.

能体验一次西方国家的圣诞节，是幸福而肥胖的。尽管每天走在街上都冻得直打寒战，但家人朋友的祝福和回荡在聚会中的笑声却极其温暖人心。平安夜那天早晨，我们带着 Johnny 和 Buddy 去了彼得伯勒附近的一片海滩，和他们一起在海边奔跑呼吸，海浪声和广阔无际的天空，远方若隐若现的太阳和 Johnny 奔跑时扬起的沙尘，像一幅油画留在了我的脑海里。晚饭前我们去教堂唱圣诞颂歌，小城市里的教堂意外地恢弘，歌声充满圣洁意味：歌颂、感恩。祈福。

傍晚属于柔软舒适的沙发和一桌的节日美食。我们在 Glennys 好友家的宴会上，逗着五只性格各异的狗狗（英国家庭真的很爱养狗），吐槽生活或是分享陈年轶事。炉火在房子里温暖地燃烧，大家喝过热红酒的脸都有些微红，主人时不时四处问问大家要不要加点酒，房间充斥着由友谊、亲情和爱组成的美好圣诞气氛。

说实话，从来到这里开始工作的第一天，我就开始期待圣诞节了。因为 Glennys 第一天就告诉我，我们会在圣诞节的时候一起去威尔士度假。我从来没去过威尔士，之前甚至以为威尔士人也说英语，直到我们的车慢慢开进威尔士，路上交通标志上的文字变得陌生，才知道威尔士人是讲威尔士语的。和我们一同去度假的 Glennys 的男朋友 Kelvin 告诉我，威尔士语的发音很奇怪，他们讲英语也有很有趣的口音。和 Glennys 和 Kelvin 一起坐在开往威尔士小车上时，我有一瞬间觉得我们像是一家人，Glennys

一路上给我们讲着年轻时来这里度假，和家人在一起的美好回忆；不时地叫我看窗外被英国的风摧残过的向着同一个方向低低弯腰的树，看看圣诞歌里情侣们接吻时常常出现的榭寄生，看看一路上不断变换着颜色的天空。我们放着乡村民谣，在无人的英国乡村小道上平缓地前行。我们开了将近一整天，才终于到了那个叫大卫的小镇。这里和英国那些建筑风格古老的英国城镇不同，是一个格外可爱的地方。街边的一幢幢小房子被粉刷成不同的颜色，比意大利威尼斯的彩色岛还要可爱，圣诞彩灯横挂在街道上，到夜晚仿佛置身童话世界。

Kelvin 和 Glennys 是我见过最甜的老年男女朋友，我看着他们在爬山时手拉着手，在客厅的沙发上接吻，说着小情侣才会说的甜言蜜语，看着 Glennys 在圣诞后第一天去参加冬泳后，从海水里出来扑进 Kelvin 的怀抱。Glennys 很疯狂，她只穿一件泳衣，在我和 Kelvin 的注视下头也不回地冲进大海，然后兴高采烈地跑回来，她指着那群和她一起参加圣诞冬泳的英国人对我说：“看，英国人都是疯子！”其实跑进海里的人真的不少，有看起来只有五、岁的小孩，也有像 Glennys 一样的内心永远年轻热情的老人。我觉得英国人的疯狂，其实是勇气和快乐。

我们在小镇呆了四天，喝了好多种不同的麦酒；爬了一座很大的山，站在山上看着威尔士西海岸的海水不停拍打礁石，Kelvin 指着消失在远方的海岸线说一路西行就能到加利福尼亚。山上有很大的牧场，白白胖胖的绵羊吃着青草，一身厚厚的羊毛就像是一件特别温暖的羽绒大衣。人和自然，谈话声和海浪声，风声和脚步声，在这里没有界限，所有事物都是浩瀚世界中的微小粒子。

Part.3

回忆起在彼得伯勒的日子，有时会难以相信自己真的经历了这一切。那些每天刷着墙，喝着麦酒、和比自己年长好多的朋友们弹着尤克里里的时光仿佛只存在于梦里。我看到家庭和朋友是如何占据着 Glennys 生活中的一大部分，看到一群群年过半百的人们享受生命、尽力地表达与感受爱，看到截然不同生活方式的美妙之处。

就像在《麦田里的守望者》那个满嘴脏话、仿佛不在乎一切的“我”在结尾说的：“Don’ t ever tell anybody anything. If you do, you start missing everybody.” 一旦开始回忆，一幕一幕的场景便开始在脑海里浮现，尤其是那座我们那时还在建的小房子周围的一切，站在门口那布满星星的夜空和粉红色的晚霞，甚至连门口干枯的河道，没有通上暖气的新房子里的寒冷和刷楼梯时刺鼻的油漆味，都变得值得怀念了。

离开的时候，我答应 Glennys，Holly 和 Kelvin 会回英国看他们，然后给他们带他们一直想尝尝的中国二锅头。



夜窥破镜

文 / 风逝

在那里，别人的风景也暮色苍茫了。

以为是可以作为互相安慰的患者的角度，一种或许在你看来无可救药的怀旧病，在无限空寂的世界里听到另一个人的声音。做不到只是用一句淡淡的“原来你也在这里”潦草散场，而尝试理解对方的过程总是多少有些徒劳，用反复的心理暗示告诉自己去忘掉初心，记忆却是冷漠的顽固。

到最后自己也搞不明白究竟还有什么值得眷恋的，而不时干涉现在的过去这样永远无法真正过去，同时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曾经的未来和现在被迫接受的未来间的鸿沟。失去重心，很形象的比喻，像丢失了等效质点的物体也就失去了其物理存在的真实性，这样彷徨着得过且过的生活，享乐主义带来的只有更多空虚，有如“上帝已死”后的意义空窗，在自我厌弃与沉沦之间挣扎。每一次醒来都是又一段梦魇的开始，却在午夜清醒地活在过去。

没有 born free 这回事，只有生来迷惘，你总是在剖析自己时惊人的愚钝，人类之间不存在互相了解的可能性吗？你肯定过又否定，我从来不置可否。是怎么上升到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啊。在信息不平等的基础上对话，现实往往必须如此，吵架算幼稚的行为，那冷暴力又如何呢？不该做文字里的事，这里是非虚构，没有存档没有后悔药没有从头来过。

一只正在死去的小鸟，我记得它向前飞的样子，浮士德说出“真美啊，你停下吧”时一切就结束了，那么干净的句点。英儿手里的苹果是蛇诱惑过夏娃的，我们变成我，风暴中安静的雪地里没有留下脚印，窄窄的一脉田埂，失色的四季，到那时我或许会放弃等待。海德堡的情网让刚逃出一张网的她又自愿坠入，高大的银色仙人掌大概会见证我头顶秃鹫的如愿以偿，刚从一次无人知晓的出走中回来，因为孤独的缘故，后现代的荒谬变得可以理解。一整天都听得见云雀，哥伦比亚的倒影，翡冷翠的呼吸。如何能留在原处，原处已经走开，走到你一无所有的地方。小舟从此逝，醉后不知天在水，空对一琴一酒一溪云。缭乱的戏语，只能打动自己的真意，执者失之。

非言忆苦思甜，但偶读牵丝挂线。蝇营狗苟的这人间，痛念。理想主义的哀号响起在深夜，是听惯了的错的世界。走，走到楼上去，现实比带着点悲哀的喜剧

更无奈。人类记忆大概是不可解的吧，曲折跳跃的道路，永远存在于平凡日常里的那些自己，白昼下迷失终点。但愿化作夜，即使失去黄昏的颜色，即使没有人看见。

在悲伤与虚无之间我宁愿选择悲伤，把所有诗句都寄到无尽的远方，风会吹散人类能制造的最小的海洋。听到窗户下生锈的声音，将要到来的冬月会否再回到荒凉，*evanescence*。最后见你的短梦，散了烟霞，余下一群冬风，空落眼前花。一场忘记，他曾活过与否则已经无关紧要，猫不会爱上夏天，有涯之生何须遣？如果云无法成雨就注定了漂泊，终会有永远再不成形的一天吗？失之东隅，却成了沉没成本，朝花已谢，而并不会香丘。只在别人身上存在的相对意义，不愿辜负，这样也能活吗？

蒙上自己的眼睛，可不被观测依然存在已定的真实，平行的世界线收束在设想的无穷远。光剥夺了暗的实在，预设的价值越偏越远，会润饰的月光下没有棱角，本该只有安眠。快要亮起的天，快要过去的从前，还要刻下多少印记，才能算作也曾比肩？一息尚存，一念未完。

一触即断的，只有关于青春的说法，生命是刹那而非身体，生如死的时候，死便放射生的光辉。孟德斯鸠言“人在悲哀中，才像个人”，私以为然，须得千百次打碎自己，用疼痛照路，方能绽出使黑夜奔逃的笑容。西方悲剧惯以黑做文章，宣誓，咏叹，作化无为有的形而上的探求，探求，倘若能取消意义，是否就无处沾染尘埃？

在夕光里忘了的那句话，离云很近，后来我们走了

那么远也没能找到那盏灯，天地不仁，谓我何求。即使淡若海水，疏豁重逢也做不到抽离，彻底的黑暗里，总还是有愿意奔月盗火的人，就算注定失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绝望的努力本身也会化作光啊。留在浅水中的脚印，还没有变成鱼，这是最美的季节，可以忘记梦想，却等不到雾散尽。

当流逝的时间本身成为伪命题，过去式的谓叹和将来时的希冀终将不分彼此，今夕何夕，庭燎之光依稀。我知道永逝降临，天空无法阻挡，一粒小尘上的生离死别也值得哭泣吗？不愿从墙中走出的人，再大的窗户又能怎样。堆在你门前的雪人，被冬天失去温度的阳光灼伤，数不清的背影在古巷，倘若用诗想起往世，路会逃走，我无法再停留。貌合神离的雨后，总像是有谁离去了，一切都在走，等候就等于倒行。花全开了，开得到处都是，后来，故事里不需要后来。第七天我没能饮下忘却的毒酒，跃动着火焰的瞳孔却是那样陌生，幻梦里的鱼群无影无踪，在暮色苍茫的河面上，我又一次梦见我的死亡。

现实或许会断裂，可记忆不会，如今存在的我只是记忆的载体吧，在墓穴里坐着，或许会想北方。阿米替林需要七天，一句我在只需要一秒，不是所有花圈都能被安放，我不能诉说这样的寂寞，秋天一定在努力的忘记着，恍惚的名字停在嘴边。被蓝埋没时，我会忘记挣扎，沉静的时钟会变成深井，不再需要相信什么，我闭着眼感受太阳，只有一瞬的看不见的春天。风起时枯木化为烟尘，你在对岸挥动的手臂汇成星河。

友人寄来了雪意和五点钟，而黎明和黄昏，有相似的颜色。



一年半前，當不愛跳舞的我決定去跳肚皮舞時，周圍親友紛紛瞪大雙眼，好像我突然對他們喊了阿拉伯文似的。

當時之所以想嘗試這種未知的舞蹈，是因為被社團宣傳單上「富有包容力」、「不需要舞蹈基礎」等文字吸引，想想這說不定是突破自己的好機會，便不假思索進了肚皮舞社。在那裡，我感受到舞蹈帶來的甜蜜與平靜，也體會過舞蹈給予的苦澀和失望。

點點滴滴，回頭看來都是給生命的滋養。

對我而言，肚皮舞像一隻慢熟的貓，需要長時間的陪伴與耐心的試探。有時以為自己對了，往鏡中的自己看去，就被反咬一口：其實離標準動作還差得遠。肚皮舞看來嫵媚，實則傲嬌，不會輕易向人示好，不會輕易讓人跳得漂亮。需要用誠實懇切的心情，謙虛地摸索每個扭和轉。還需要堅強的心志，撐過跳得醜的尷尬，撐過爐火純青前的漫長等待。

同時，肚皮舞也是個溫暖的朋友，在我寂寞不安時陪我活動四肢，讓我專心在真實的身軀而非雜亂的意念上。陪我在一遍遍的動作中重新認識自己，尋找力氣該花在哪裡。當生活中有太多事情，多得我心亂如麻，至少在與身體的對話裡，能重新感覺自己站穩在地表上。

肚皮舞是溫柔的女神，以美麗的音樂為霓裳，輕飄飄地賜予我她獨特的祝福。在肚皮舞裡，有時我會感覺到蛇的曼妙，感覺到沙漠的熾熱，感覺自己的腳尖輕觸著五顏六色的香料；有時則感覺到月亮的清冷，感覺到薄紗的輕柔，感覺每一寸肌膚都被風喚醒。當我與肚皮舞的動作及音樂融為一體，五感便會如綻放的五瓣之花，赤裸而喜悅地面對眼前豐富的世界。

只是，在這個舞蹈裡，我也常要面對自身的脆弱。我敏感的內心像一片薄薄的蟬翼，在這片蟬翼底下，所有心裡的羞赧和徬徨都清晰可見。看著學姊已經精熟的動作，在我身上卻如此生澀，時常會忍不住沮喪。看著自己被糾正好幾次的手的角度，依然呈現不理想的樣子，就開始問自己「是不是我沒慧根」？然而，正是因為肚皮舞難，才使我不曾輕慢她的底蘊。正是因為這些糾纏的疑惑，我才能體會克服懷疑，成功學會那些動作的歡喜。正是因為嘗過練習的苦澀，也知道學習的快樂，肚皮舞在我心中便不是平面膚淺的存在。樂章的快慢起伏，腳步的前前後後，心情的高高低低。這些複雜事物

的縱橫交織，使我有種活著的感覺。

肚皮舞在我生命中扮演的角色眾多，難以一言而盡。她既是一位藝術家，教導我對美的敏銳，也是一位哲學家，讓我重新思索與身心的連結。她在我雀躍的時候提醒我不能鬆懈，也在我灰心時默默守在我身邊。

穿著露出腹部的上衣，眉目裡含著渴望學習的光芒，又帶著對身姿的羞怯。在肚皮舞教室的鏡子裡，我看見一個未曾見過的自己。

也或許，在學肚皮舞之前，我根本沒好好凝視過自己。

「節拍是神的語言。合乎節拍地跳舞，等於在和上天對話。」這是一本肚皮舞介紹書裡寫的句子。倘若節拍真的是神的語言，那當我起舞時，在遙遠的彼端，肚皮舞之神是否會聽見我生澀卻真摯的語句呢？



故事接龍



你的故事 A

文 / 唯某

正是太阳落山之时，我坐在驶向 R 城的火车上。一声巨响，铁轨和车轮间的轰隆声戛然而止，对座的女人瞥了眼窗外，摘下那条一路上都紧紧裹在头上的黑色头巾，欲言又止。她有着典型的 H 族女子长相。杏圆的眼，翘尖的鼻，臃肿棉服下的裤管空荡荡地晃着，瘦得让人心悸。摘下头巾的她显然有些局促不安，从手腕到指腹都绷得紧紧的，微张的双唇有些颤抖，——那唇很红，仿佛是集了全身血气般的红。2. 作为这列车的常客。我对这样的情景已经屡见不鲜。当那饱满而弥漫在空间里的轰隆声第一次突然停止时，火车便停靠在二连浩特，将去往下一个中转站乌兰巴托。因轨道标准不同的缘故，车厢来回都需更换轮子。这是五时整。冬季的二连浩特昼短夜长，四五点的日落，让这些白天都显得额外仓皇。“当时何不就建成一样的，”我暗想，“又是这虚长的三小时，不过是白费力气。”3. 我对繁缛的宗教文节并不如何清楚，却也知道，H 族女子的头发是不能乱看的。仓促收回目光之间，却瞥见了她光秃秃的头顶。如此纤瘦貌美的女子，却是个光头。惊讶之余，我也忍不住多瞧了几眼。她似乎注意到了我的目光，本就局促的她整个人显得更加紧绷。她看向我时，眼中的微光明显暗了一下。她在失落。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她确在失落。约莫一刻钟后，年轻的乘务员推着餐车走来。她不是典型的 H 族长相，细眉，凤眼，上唇微薄，却也戴着黑色的头巾。让对座女人的目光再度亮起的，是乘务员摘下头巾的那一刻，——诚然，我的惊讶也不在少数，——她也没有头发。年轻的乘务员对着我们笑了笑，相比于那女人的紧张，她显然更加自信和从容，继续推着餐车向前走去。而她回之以一个特殊的手势，我看不大懂，模糊印象里，或许是个表示感恩的手势。4. 恍惚间，前后的车厢似乎都有些骚动，和人们的议论纷纷。透过半磨砂的门隔板，我隐约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光秃秃的头顶。我能想到她们手上攥紧着的黑色头巾。局促不安的紧张感似乎



像传染病一样，从那女人身上传到了我身上，只是她的病已经好了。我看着自己一缕垂到肩头的黑发，原来在这里，不是光头，没戴着黑巾的女人，是一个羞耻的异类。在随后那漫长的两小时四十五分钟内，我看见五个面貌不同的光头乘务员从车厢来回走过一十九次，听见或近或远，或响或轻的“с чем это едят”（这是怎么回事）二十二次，以及，对座女人的腼腆自拍一次。5. 几天过后，我歇脚在 R 城的旅馆。电视机里陌生的语言，报道着熟悉的事情。只是光头的女人们都被打上了马赛克。我很庆幸，我曾一睹她们真容。“真该多看几眼。”我想6. 又是太阳落山之时，我在回程的同一号列车之上。窗外是绵延不绝的西伯利亚大草原，和三天的信号屏蔽。我掏出手机，打开那段录下的新闻视频，认真地、反复地看着，提笔写下这些文字。

你的故事 B

她还是没回复。突然，一个对话框弹了出来：

“尊敬的林科先生，你想读心吗？”她是生活在神话故事中的人，最终却还是给了我回复，仅仅因为我开价不菲。“是的，200 万欧元，帮我泡到阿芙洛狄特，再帮我甩掉她。”“有联系方式吗？”“她是 A 国公主，想要和她单独相处有点难，但我会尽快安排。”“有联系方式吗？”“怎么，在线上交流就能够读心？”“可以。”“能证明一下吗？我可不喜欢被人愚弄。”“你从未相信过读心，来找我，有一种更深的目的。”“好。我会用 email 把她的信息发给你。”“安全吗？我不想陷入麻烦。”

“安全极了，要是没人监控倒有点麻烦。”“你可以动身了。下午我联系她，然后把她的一切喜好、秘密邮给你，你只需要按我写的剧本表演。”“容易，不就是骗人么。我是专业的演员，欺骗自己都有 20 年了。”“除了 200 万，我还有其他条件。”“嚯，什么条件？不会是要我一直活在谎言之中，一辈子不会被人爱，对各类新的知识上瘾，半年后失去所有记忆这些鬼玩意儿吧？”“我不问你话的时候，你就给我闭上嘴。”初春，雪未尽，桃花已盛开。气候宜人，可我不能再待下去了，阿芙洛狄特还没睡醒，要离开，就趁现在。她七岁的妹妹在院里堆雪人，雪人很美，纯净、无暇，它身上的红围巾也很美，不在风中招摇、起舞。美，就这样轻易地被丑所创造。她还是没回复。突然，对话框又弹了出来：“尊敬的林科先生，你想要离开吗？”她是生活在神话故事里的人，虽有神的能力，但还是人。“能回复得快一些吗？这两天我一个人应付得好麻烦。还有，别再用那恶心的称呼了行吗？”“既然知道它恶心，怎么会不能容忍呢？”“行行行，先告诉我现在怎么安全地甩了她？”“和以前一样，赫拉、雅典娜不是你一个人处理掉的么？”“不一样，追她们是用钱，这个是用真心。她一定会用尽办法报复我的，请来刺杀我的人说不定都在路上了。”“由爱生恨嘛……她从小和伯伯一起长大，要是她的伯伯卧床不起，这事就结了。”“不行，违背法律的事我不干。”“她叔叔负责 A 国的抗灾救险，现在还奋战在一线，救起的人何止千万，已经是国民英雄了。”“你想让我抹黑他？这只能毁掉他的形象。”“我会把他的虚伪邪恶丑陋的实证全部发给你，你去买点转发。他马上会被自己敬爱的人民拉下神坛，辱骂至死。重点不是形象，一个人十年如一日地压

抑自己的欲望、丑陋，一心为人民服务的人，只能是时常自我欺骗的人，他一定把别人的幸福当做自己的幸福。当别人的幸福露出丑陋的面貌后，这个支点就消失了，他一定会垮掉的。”“那这个国家的险情怎么办？”“真看不出来你还会关心这个。毁掉英雄的是这个国家的人民，你我只是诚恳地公开真相而已。顺带帮助他走出不切实际的幻想。”“好。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不回答回答不了的问题。”“春天真实，真实而美丽，美丽又长久。告别阿芙洛狄特后，我要找寻海伦了，海伦一定也美，因为她和春天同父同母。她很快给了回复：“又有什么事，小科？”她是生活在神话故事里的人，我们竟已是朋友。“我找到了我的海伦。”“两百万。”“不……她已经结婚了。”“那先拆散他们啦，我不会多收钱的。联系方式。”“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就是这个意思。你心底想要将她占为己有的欲望绝不会因为她们如胶似漆又相敬如宾的恩爱感情而消失。下定决心吧，你的问题不在于受道德约束，而是怀念自己可笑的过往。”“我正在破坏美。”“对啦，你在破坏一种虚假而又短暂的美。人生来孤独。夫妻恩爱，如胶似漆，琴瑟友好怎么可能真的存在，只有既骗对方，又骗自己才能给别人幻觉。当然，如果你想回去，回到那善良美丽得没有一丝一毫的丑陋与污秽的世界，就赶紧。”“我不能这样。”“你当然可以这样了。我们又不是编造谎言，只是帮她们认识更加真实的自己。作祟的是爱情这个东西。”“马上邮给你。”“这就对啦。你爱吃土耳其冰激凌吗？”认识她之前，我已能用金钱、名声和满嘴的仁义道德结交世上 99% 的人，让他们发自内心地崇拜我，为我倾倒，我感觉那时我就像孔子一样，是个圣人。认识她之后，剩下的那些不顾一切坚守着正义的 1% 的人也喜欢上我了。这使我沮丧。幻想破灭后又一丝希望的灰烬曾因这些固执而燃起，现下也熄灭了。拆散海伦美丽的婚姻后，她已不再美了，我对她失去了兴趣。雪人美，美在女孩片刻的纯净情感；春天美，美在万物无灵；美人美，美在相识的短暂。真相残酷，善良正义已败下阵来，轮到美了。她很快给了回复：“又来送钱了，傻子？”“我放弃海伦了。”“啊，因为你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快说正题。”“我想请你读我的心。”“你的心里全是欲望，大家都一样。”“没有任何善的部分？”“生物有利他性，你也只有这种‘善良’。要是你能再蠢一些，就有能拥有感动自己的善良了，就像过去的你一样。”“善恶的概念是天生的吗？”“蠢货总有无数的问题。回答这些问题也收钱，先谈价钱。”“一个问题二百万？”“不错，人傻钱多。钱从哪来的？一下收太多会被盯上。还有，你大可以把问号去掉，保持着这种问询似的礼节自己不会

恶心吗？”“我赞美合伙人的公平厚道，歌颂劳动者的勤劳勇敢，吹捧官员的清廉无私，自己却从不这样做，钱和声望就都来了。”“想要我夸你吗？真是蠢它妈给蠢开门——蠢到家了。活在谎言的世界里有何不好？你的欲望可以用钱满足，用这种办法赚了钱，欲望也变成买不到的了吧。别多想了，再去找下一个美人吧，达芙妮维纳斯和珀耳塞福涅都行。”“善恶的概念是天生的吗？”“你指望一个随地大小便，饿了就啼哭不止，心里只有自己的婴儿知道善？善恶应该是后天的，我不想再多说了。”“对美的追求是天生的吗？”

“谁会在意那种转瞬即逝的幻影？无聊的艺术家剖开生活，片面地理解，才有了美。你的阿芙洛狄特很美，丛林里生活的猩猩却觉得她是丑八怪；她的美何其短暂，你正因为知道这点才早早离开吧：她拉的屎臭不可闻，笑起来脸上全是褶皱，打嗝极其不雅观，腋下还有狐臭——所以得喷不少香水。”“没有绝对的美，这点瑕疵不影响美吧。”“聪明一些了。但你忘了一点，人喜欢自我欺骗，残缺的美是不能被容忍的，对待它只有一遍又一遍的喷洒香水，最后什么都闻不到，称作美。你清醒地糊涂一点吧，忘掉这些。”“可《断臂的维纳斯》就是残缺的美啊。”“断臂不是残缺，要想画真正残缺的美就得先承认真正的丑陋，以断臂来代替丑，只是另一种型号的香水。美不存在，只有真相永存，但你得不到。”我没有更多

的问题了。“你的问题无聊又讨厌，我劝你乖乖回到欲望的世界里吧，完成表面的道德并不断地释放欲望，成为一代人的偶像吧。再问我这样的问题我就从你的世界里消失。顺便，你可以写本书，就写你和我的故事，给我削弱点影响力，这样少收你二百万。”“我一定努力润色。”“拉倒吧，你就原模原样写，甚至可以添油加醋。讨好对我没用，只少收你钱，这类问题再不回答。”“原模原样？”“对啊，人们只会以为你在讽刺，根本不会想这就是真相。”雪人的身体不匀称，有部分雪粘了泥；树根为争夺养分在地下打架，鸳鸯泛情；海伦懦弱，恪守着社会的准则，消磨着人性。

美已裂开，以真为美，希腊由此灭亡，我远不能承其重，想来最终又将以自我欺骗作为结局。她慢悠悠地给了回复：“我只会读心，其他不谈。”她是生活在神话故事里的人？她好像一个年迈的老人。“请你再读一次我的心，我想要怎样的未来？”“不告诉你，我最近不缺钱。”“我换个问题，我想请你帮我读刚出生婴儿的心，他是更喜欢《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还是杜

尚的《泉》？我会尽快联系医院找到一个刚出生的孩子。”

“不必了。这不能构成对照实验，别人的想法也和你毫无关系。”“这很有必要。我会找很多很多或美或丑的画，找很多实验的婴儿，请你一定要帮助我。”“为什么要帮你？”“因为我是你的顾客。我和其他人不一样，我很独特，你难道不会对此感兴趣？”“不会，而且你不独特，你平庸至极。你以为意识到真实世界的荒诞与丑陋很独特？这样的顾客我见了无数，你只是无数自以为清醒中的一员。你难道认为自己有一天能跳出欲望的枷锁，能不被简单的食欲和性欲所催动？你自以为了不起的只是复仇的快感，你的童话世界被打破后痛苦万分，真实的世界充斥着谎言邪恶与丑陋，却毫无破绽。你从复仇中得到的快感越来越少，来这里以后逐渐枯竭。你终于发现让你感到童话故事仍然存在的不是人们不顾一切坚持正义善良的良心，而是他们不愿意知道真相故步自封在理想世界的不切实际的愚蠢的自我欺骗的幻想。我再次劝你回到那个世界，你只是个人，满足欲望就足够了，真理这词你大可以忘掉，你用虚伪的仁义道德就可以构建这种东西，顺便构建别人的良心。”“要是你还带着不自量力一探究竟的‘宝贵’精神，我们就不必谈了。”“其实你也想知道吧，追求新知也是欲望的一种。”“我只会读心，没人知道答案，所以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一种获得它的办法。”“是什么？”“自

杀。我很欣赏你遵守法律，那是社会的规则；承认欲望后自我欺骗，这是人性的规则。不遵守，就离开。”我懦弱、胆小、贪生怕死，并且恶意揣测世人皆是如此。英雄成为英雄，烈士成为烈士，一定是因为他们自己虚化出“义”，然后舍生取义。我的“义”还不够大，所以我还没离开，但我隐约感受到，这一天终会到来。她还是没回复，对话框等了两个月也没再弹出。她不是生活在神话故事里的人，她是极度真诚的人，我感谢她。所以我没能等到最后的许可就草草写下这篇，让你们

尽情辱骂她。“我为什么喜欢美的事物？”“人是脆弱的，需要精神寄托。你过去倚仗的正义啊善良啊都消失了，你只能躲在美那里。”“善恶的概念是天生的吗？”“蠢货总有无数的问题。回答这些问题也收钱，先谈价钱。”“一个问题二百万？”“不错，人傻钱多。钱从哪来的？一下收太多会被盯上。还有，你大可以把问号去掉，保持着这种问询似的礼节自己



不会恶心吗？”“我赞美合伙人的公平厚道，歌颂劳动者的勤劳勇敢，吹捧官员的清廉无私，自己却从不这样做，钱和声望就都来了。”“想要我夸你吗？真是蠢它妈给蠢开门——蠢到家了。活在谎言的世界里有何不好？你的欲望可以用钱满足，用这种办法赚了钱，欲望也变成买不到的了吧。别多想了，再去找下一个美人吧，达芙妮维纳斯和珀耳塞福涅都行。”“善恶的概念是天生的吗？”“你指望一个随地大小便，饿了就啼哭不止，心里只有自己的婴儿知道善？善恶应该是后天的，我不想再多说了。”“对美的追求是天生的吗？”“谁会介意那种转瞬即逝的幻影？无聊的艺术家剖开生活，片面地理解，才有了美。你的阿芙洛狄特很美，丛林里生活的猩猩却觉得她是丑八怪；她的美何其短暂，你正因为知道这点才早早离开吧：她拉的屎臭不可闻，笑起来脸上全是褶皱，打嗝极其不雅观，腋下还有狐臭——所以得喷不少香水。”“没有绝对的美，这点瑕疵不影响美吧。”“聪明一些了。但你忘了一点，人喜欢自我欺骗，残缺的美是不能被容忍的，对待它只有一遍又一遍的喷洒香水，最后什么都闻不到，称作美。你清醒地糊涂一点吧，忘掉这些。”“可《断臂的维纳斯》就是残缺的美啊。”“断臂不是残缺，要想画真正残缺的美就得先承认真正的丑陋，以断臂来代替丑，只是另一种型号的香水。美不存在，只有真相永存，但你得不到。”我没有更多的问题了。

“你的问题无聊又讨厌，我劝你乖乖回到欲望的世界里吧，完成表面的道德并不断地释放欲望，成为一代人的偶像吧。再问我这样的问题我就从你的世界里消失。顺便，你可以写本书，就写你和我的故事，给我削弱点影响力，这样少收你二百万。”“我一定努力润色。”“拉倒吧，你就原模原样写，甚至可以添油加醋。讨好对我没用，只少收你钱，这类问题再不回答。”“原模原样？”“对啊，人们只会以为你在讽刺，根本不会想这就是真相。”雪人的身体不匀称，有部分雪粘了泥；树根为争夺养分在地下打架，鸳鸯泛情；海伦懦弱，恪守着社会的准则，消磨着人性。美已裂开，以真为美，希腊由此灭亡，我远不能承其重，想来最终又将以自我欺骗作为结局。她慢悠悠地给了回复：

“我只会读心，其他不谈。”她是生活在童话故事里的人？她好像一个年迈的老人。“请你再读一次我的心，我想要怎样的未来？”“不告诉你，我最近不缺钱。”“我换个问题，我想请你帮我读刚出生婴儿的心，他是更喜欢《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还是杜尚的《泉》？我会尽快联系医院找到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不必了。这不能构成对照实验，别人的想法也和你毫无关系。”

“这很有必要。我会找很多很多或美或丑的画，找很多实验的婴儿，请你一定要帮助我。”“为什么要帮你？”

“因为我是你的顾客。我和其他人不一样，我很独特，你难道不会对为此感兴趣？”“不会，而且你不独特，你平庸至极。你以为意识到真实世界的荒诞与丑陋很独特？这样的顾客我见了无数，你只是无数自以为清醒中的一员。你难道认为自己有一天能跳出欲望的枷锁，能不被简单的食欲和性欲所催动？你自以为为了不

起的只是复仇的快感，你的童话世界被打破后痛苦万分，真实的世界充斥着谎言邪恶与丑陋，却毫无破绽。你从复仇中得到的快感越来越少，来我这里以后逐渐枯竭。你终于发现让你感到童话故事仍然存在的不是人们不顾一切坚持正义善良的良心，而是他们不愿知道真相故步自封在理想世界的不切实际的愚蠢的自我欺骗的幻想。我再次劝你回到那个世界，你只是个人，满足欲望就足够了，真理这词你大可以忘掉，你用虚伪的仁义道德就可以构建这种东西，顺便构建别人的良心。“要是你还带着不自量力一探究竟的‘宝贵’精神，我们就不必谈了。”“其实你也想知道吧，追求新知也是欲望的一种。”“我只会读心，没人知道答案，所以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一种获得它的办法。”“是什么？”“自杀。我很欣赏你遵守法律，那是社会的规则；承认欲望后自我欺骗，这是人性的规则。不遵守，就离开。”我懦弱、胆小、贪生怕死，并且恶意揣测世人皆是如此。英雄成为英雄，烈士成为烈士，一定是因为他们自己虚化出“义”，然后舍生取义。我的“义”还不够大，所以我还未离开，但我隐约感受到，这一天终会到来。她还是没回复，对话框等了两个月也没再弹出。她不是生活在童话故事里的人，她是极度真诚的人，我感谢她。所以我没能等到最后的许可就草草写下这篇，让你们尽情辱骂她。



你的故事 C

文 / 小队



袁隆隆的引擎声在四周，少年拿着行李快速奔跑，衣角飘扬，额角有细细汗珠，目光闪烁。看着他我的心突然一颤，他长的怎么那么像那个人！这让我想到了那年樱花季在学校门口的公交车站上，我的公交卡丢了，只有你来帮助我、借给我公交卡，对我说“别着急！”这是我关于你的第一个记忆，“别着急！”这声音直到我现在还想的起来。我回想着那年的记忆，仿佛又回到了17岁那年的暑假……

1 那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一个暑假。我顺着家门口的马路往外走，我看着他从公交车上下来，穿着一件白衬衫，夏日的风和蝉鸣的声音总是那么和谐，他的衬衫被风吹的如波浪般起伏，扣子也没扣好，急急忙忙的跑向我。我跟他打趣着说：“这都急到姥姥家去了，瞧瞧你的扣子！”他这才反应过来，笑着把扣子扣好了。两人并排走在那空荡荡的马路上，我头次感觉夏天也不像从前那么闷热而枯燥了。

2 回想起那年夏天我还能想起一些零零碎碎记忆。在一个暴风雨的下午，我听着音乐，看着暴雨一遍遍的冲刷着窗户。音乐随着夜幕的降临停止了，我和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玩着桌游，讨论着高中毕业要去哪个大学，读哪个专业……和他玩了一晚上桌游，最后竟然累到在沙发上睡着了。第二天睁开眼后就看到他正在忙着做饭，看着他做饭的样子我感觉我的心融化了，感觉像新婚夫妻一样，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总能让我感到这么幸福、温暖。时光是那么美好而轻松，就像是在林子里自由飞翔的小鸟，或是飞在天空上的天使，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愉快。而有的时候我又担心这些片段太过美好，与他相遇，让我的心中像千千万万只蝴蝶飞舞，幸福又担忧：我怕他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会失踪会离我而去，怕他会厌倦我。这些思绪让我简直筋疲力尽。

3 有一次我从手机上看到了一个小故事，故事的内容是：曾经有一个中书令的女儿与一位诗人是青梅竹马。女孩从小就觉得他特别厉害，将来肯定能名垂青史。然而她总认为自己写的诗文不如他的好，没他那么有才华，肯定是入不了他的眼的，就连诗人也肯定不会喜欢自己这种类型的女人。但是女孩不知道的是诗人一直都很喜欢她，不过诗人觉得自己家境贫寒，不可

能娶中书令的女儿。最后诗人得了急症，快要不行了，女孩得知这件事马上来他家看他，因为她知道这可能是她最后一次见他了。在他气息奄奄的时候他说：“我是死了好？还是说出来好？”女孩这才明白，原来诗人一直喜欢着她。所以是死了好？还是说出来好？这是一个问题。我很好奇他是什么想的，所以我就马上把这个故事讲给了他，我问他“如果你是诗人你会选择死亡还是选择说出来？”沉默了良久，他说：“我会选择死。如果我是诗人我已经命不久矣了，如果我选择说出来，那女孩肯定会一直挂念着我的。她会不幸福的。”当时我却心想，如果不说出来，何尝不是对女孩后半生的辜负呢？

4 在一起的最后十天，回想时眼前浮现的画面是学习、打篮球、午后的时光、迷迷糊糊的早餐或是晚饭后漫步在大街上。这些日子，除了学习的时候，我们几乎没有一分钟是不在一起的。现在还能清清楚楚的记得，他喜欢透过窗户看外面的景色、看外面的人或是车；他总说人生不能总是匆匆忙忙的，也慢下来感受生活中的小确幸……回顾那些日子，我从不后悔和他在一起。

5 前些日子我在展览会上意外地遇见了他。他笑着问我：“你见到我高兴吗？”我怎么可能不高兴呢，青春的初恋总是令人那么怀念，我从没想过这么多年后我们还能再相见。最后分别时他问我：“如果可以我们能重新在一起吗？”我看着他说：“如果可以，你还愿意重新开始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再也不能回头。看着眼前这个飞奔而去的青年，可能也代表了，我和你吧！一切都回不去了……

